成宗朝
燕山朝

朝野輯要

四

朝野輯要卷之四

成宗康靖仁文憲聖恭孝大王諱 德宗第二男天順丁丑誕降于東邸辛巳封者山君成化戊子封乽山君己丑十一月奉 貞熹王后命即位于景福宮勤政門弘治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昇遐于昌德宮大造殿在位二十五年壽三十八 皇朝賜諡康靖 仁祖乙亥定世室有十六男十二女○宣陵 廣州西學洞壬座

妃徽懿愼肅恭惠王后韓氏籍清州領議政上黨府院君明澮女景泰丙子誕降于蓮花坊私第成化己丑封王妃甲午昇遐于昌德宮壽十九葬山丁巳追上徽號徽懿愼肅無育○順陵 坡州卯坐

廢妃尹氏判奉侍事起畎女初恭惠薨以淑儀陞爲妃己亥廢賜死

生一男即燕山即位封墓號懷陵今廢之名廟今廢為宗簿寺

繼妃慈順和惠昭懿欽淑貞顯王后尹氏籍坡平左議政鈴原府院君壕女天順壬午誕降于新昌衙成化癸巳年十二選入大內封淑儀己亥尹妃廢陞為妃燕山丁巳上尊號慈順甲子加上和惠嘉靖庚寅八月二十二日昇遐于景福宮壽六十九誕一男一女 宣陵 大王陵左岡艮坐

男中宗大王 貞顯王后誕生　廢王燕山君 廢妃尹氏出

桂陽君 恂 淑儀河氏出　安陽君 㤘 貴人鄭氏出 燕山畫殺

完原君 㦕 淑儀洪氏出　檜山君 恬 淑儀洪氏出

鳳安君 㦀 貴人鄭氏出 與安陽同禍　甄城君 惇 淑儀洪氏出

益安君 懷 淑儀洪氏出　利城君 慣 淑容沈氏出

景明君 忱 淑儀洪氏出　　全城君 忭 貴人權氏出

○茂山君 悰 淑儀金氏出　　寧山君 恮 淑容沈氏出

雲川君 淑儀洪氏出　　楊原君 憘 淑儀洪氏出

女 慎淑公主 貞顯王后所生 早卒　　惠淑翁主 淑儀洪氏出 高原尉申沆

○徽淑翁主 淑儀金氏出 豐原尉任崇載　　恭順翁主 貴人嚴氏出 清寧尉韓景琛

慶順翁主 淑容沈氏出 宜寧尉南致元　　慶淑翁主 淑儀金氏出 呂川尉閔子芳

靜順翁主 淑儀洪氏出 延城尉鄭元俊　　淑惠翁主 淑容沈氏出 漢川尉趙無疆

慶徽翁主 淑容權氏出 鈴原尉尹鼐　　徽靜翁主 淑儀金氏出 宜川尉南燮元

靜惠翁主 貴人鄭氏出 清平尉韓紀　　靜淑翁主 淑儀洪氏出 鈴平尉尹燮

己丑十二月 上即位初 睿宗昇遐 貞熹王后教曰元子在襁褓月山君素

有疾者山君世祖每稱類　大祖立以爲嗣申叔舟等遣衛士迎
上于私第時年十三諸大臣言嗣王成服後即位例也今不可循常宜
即位定人心　大妃同聽政五山說林曰初光廟與　貞熹同坐遇雷震
殿柱后驚惶急請王孫錯愕失措　光廟獨不動者山君年九歲而自
若　光廟語　貞熹曰異日國事付此兒毋忘斯言
○庚寅龜城君浚安置于外蘇齋日記曰贊成韓繼美吾權達禧與
繼美言浚有物望又與崔世豪言浚年長且賢可以持重器達禧世豪
承服依律論二品以上啓浚爲齋小所指不宜在京安置寧海
○辛卯追崇德宗大王乙未祔　大廟　錄佐理功臣申叔舟等七十五人以
治平輔佐之功也　經國大典二典既而復行四典遂訖用頒中外　命撰歷

代帝王后妃可法可戒者為三編名曰帝王明鑑后妃明鑑

○乙未 上親耕藉田 中殿親蠶 安德宋室内 世宗朝女於 上為五

寸親也親蠶東郊後親歷見而慶諫爭到興仁門由萬二橋俞華齋碑前

安室内所居犁峴第安才内身着綿布裏衫手治女紅顛倒迎謁

上仍特授夫翁嘉儀奉事行圖金銀冠四畫具賜社臣言行錄德宋

自號薄田耕叟文成公裕八代孫性癖詩酒之外餘無留意 是年

大妃還政于 上 野史則言其日時有匿名書粘于政院指 大妃攝政之

弊於是還政 上固辭不得 經筵擇三品以上可備考問者入侍經筵特進官

建尊經閣設養賢庫常養儒生二百人徙居正路攝享官廳改搆 聖

殿東西廡李克堉啓搆與配廡賜布五百錄及米三百石又賜學田聚文士儒

生以為斯文盛事東宮宣醞御廚珍味絡繹不絶至季秋 上謁 聖廟退御下
輦臺宰樞文臣分庭列坐八道儒生萬餘人雲集上下皆押花奉宴新製樂章
奏而侑之
○丙申先是 上旣開弘文館復集賢舊制至是選蔡壽權健許琛[illegible]
上命好仁曺偉等六人給暇讀書于藏義寺時謂文章揆一月班會書吏於
寔府峯接臣蔡以名下偶旣接字林以天之目為擇文章權文章以本官兼
任匠使自號寒鍛牌作臺于龍山江上分番讀書又於令節命酉郊外
賜酒宴其寵榮極矣有文名者不及 世宗之盛云莫山廢其製 中廟復
舊規○丁酉改嫁人子孫勿許接官赴擧著為令任元濬許琮等議也見互
太宗朝

○戊戌夏親祀先聖養老乞言○命盧思慎徐居正撰東國輿地勝覽又
撰三國史○尹孝孫回自京師啓中朝享先聖設庭享我國廟地欠敬請依
皇朝制從之　設弘文館置學士

徐居正達城人字剛中號四佳亭達城君謚文忠登賢科歷事五朝
世文二十六年當世姜晉山金佔畢齋不悅然衣鉢歸之公故不稱前朝
李奎報本朝姜晉山及公文集生時刊行焉有歷代年表太平閑
話筆苑雜記東人詩話○端宗初以隨　先廟赴京留要娶堡驚
堪流涕曰夢月將月母像也蒙不許女父母詰至　先廟嘆曰居正之孝足動天
尹孝孫號楸溪官判書謚文孝兒時被薦父母以爲政府錄事請晨往
謁相公朴元亨之門閽者以侵不爲通日晚困歸謂其子曰我不才累

厚重比汝須勤学無如爾文也孝孫書其刺屬曰相國酣眠月正高門
前刺後已生毛夢中若見周公聖須向書窗筆世稱勞習朝其文不省
又從刺相公引入問之甚人驚惜俱以害其字畫乃其子筆也以實對
相公召孝孫極加嘆獎時相公有少女擇婿入語夫人曰今得佳婿矣
夫人不可曰我女豈女儈書兒為婿相公不聽竟婚其女○以禮儀乞春
尹全州三年閒其夫人其親饗會儕親族酒而教書曰孝理之化州
思志非一二許嚴名之勸借仰者四十年第保愛日之誠畢克全節之寵奈
行篤頗曾人不間父母兄弟之言治區整其氏無有葉息慈孝之聲也
宰海也戊午拜生罷
己亥帝發兵討建州詔勅出兵助征即遣魚有沼領兵至滿浦以待來狀

合族解難於渡師罷兵　上治有罪、遣吏道領相尹弼商直擣賊穴明

年春遣魚世謙獻俘帝勅賜金紋綵西洋布奬諭之

○庚子冬十月繼妃尹氏以罪廢黜降爲嬪先時甲午恭惠王后薨丙申

秋尹氏以淑儀陞爲妃丁酉春　命下敦寧參奉尹遇萱、傳官尹遇于

獄皆尹氏甥也　上將廢尹氏既而止之野言別集曰初有人詐稱監察

尙宮家人投書于權淑儀家淑儀上之其書嚴鄭兩昭容得謀害中

殿及元子云云　上於中宮房見小囊盛砒霜又於小箱藏方禳書冊

上問於中宮以爲婢三月親奉時耶進後三月以非耶書供招　上將廢

中宮領相鄭昌孫不能强諫　上命降封嬪別于慈壽宮承旨李克

墩任士洪力諫而止三月杖竄尹氏母申府夫人以預謀臺請削爵不允

後　上見中宮交通外間令政院禁之至是廢出私第野史曰尹妃生
燕山寵隆驕恣　妬諸嬪鄭氏嚴氏不避于　上一月　聖顔爪痕　仁粹
大妃大怒激成未嚴大臣尹弼商獻議廢之時　天威震動人莫敢言
許琮引漢武之具為諫之孫舜孝極言他日元子有惻隱之心　殿下寧
不復悔云○名臣錄曰大憲蔡壽與權柱理星祜啓尹氏雖罪廢曾
配至尊今處閭閻奉春無窮請別置一室官給廩餼　上怒以為
希恩於後日命鞫壽對不屈竟赦不加罪三年後始敘用○己酉五月二
死賜廢妃　傳旨曰廢妃性本凶險行多悖逆既不順於　三殿又肆
惡於寡躬輕蔑寡躬待之如奴隸至言並足踪而剗之嘗見歷代母
后握仍攝政之事必以為喜以毒藥自隨非惟欲害朕躬又將不利於寡

躬自言我命長壽得有所為如此不道之罪肉於家社濱戒惟為萬世計
殺無辜之鋤七况此因陰之人乎旋於今月十六日死賜于其弟又 傳之禮曾
日毋以子葉君之惡也訪其陵墓君之改也願念儲君實興世今特命其墓曰
尹氏之墓定墓直二人給節致祭 永生改葬以遵父言○禅官集記曰成宗時有
望馬多勝琴於伊羅之誕望馬多者俗語解說之辭也勝琴於伊羅而厭却之
辭未幾尹妃罪廢 五山說林曰初尹氏覲事紡績上貽來機織請 成廟
往見之妃下機言曰 上道何身之長也 上曰又有長於我者當名入試視
之遂命名試矯入蓋長十五尺二寸也 ○ 謏聞瑣錄曰時慶嶺孫順孝論
猛上疏諫尹氏之廢也 成廟震怒以諺書女罪遣中官及承旨傳諭
頤並且改過而尹氏終不改云見陽秋 燕山嗣位直殺其時承旨以蔡壽以不

崩議又獨免死云(　)朝野記聞曰尹氏黜私第日夜號泣繼之以血 上遣內竪廉訪仁粹后教其堅對以杯洗艷粧無悔恨意遂加罪尹氏以拭淚斑血帨付其母申氏曰吾兒幸保全以是告我哀恋且葬我輦路傍俾瞻車駕吾聊顧也遂葬健元陵路左及仁粹上賓申氏交通內人潛訴生母尹氏之冤且上其帨燕山嘗以 慈順后為親母聞之慘然除但 被瞎厲曰尹氏偃藥而絶賊汚白錦衫婢以其衫獻于燕山抱衫日夜泣轉成心疾云 秘窓禪記曰持罪廢妃之時李世佐以刑房承旨持藥去夕還家與夫人卧夫人曰朝廷論廢妃事竟如何公曰已賜死矣夫人愕然起坐曰傷哉吾子孫無遺類乎母既無罪而被殺子無報復於他日乎持亂 世子於何地而有此舉乎燕山甲子公之子守貞殺死而公亦有東市之慘夫人先見之哲非諸人所及也

許忠貞瑞天瑞兄弟俱登宰相其婦有文行識鑒享年二百歲二公亦有
大議必啓之其婦曰豈有子在儲宮而罪其母國家晏盤寧於是忠貞
稱疾不往文貞以亙星違職後燕山丟誅當其際者而文貞兄人皆服其
婦卓識

○癸卯五月寧海地火晝有烟氣夜有火光投以木則成炭長八尺許廣二
十尺令考古事晉元熙間地燃趙石康奉符堅時及唐貞觀時幽州石
燃高麗仁宗明宗白州本朝　世宗時寧海　文宗時尚州地火云遣內
侍取野焚石塊黑如炭鼠火因生火○有僧構興仁門外箭串橋　上命
名濟盤橋又構興仁門外尋評橋名曰永渡橋

○是年貞熹王后薨于溫泉殯宮奉安城外永順君傳謂許琮曰

昔河崙死於城外 命入城殯之重大臣也今以倣是 大行王延表在城

外臣民痛爲時論多之

○乙巳頒大典 命再撰女之子孫勿塞朝班 互見太宗朝

○辛亥野人寇永安道殺鎮將命本道觀察許稽程征之賊知機匹縣遂

焚房室廬而還

○上嘗野遊遙見三角山火光使視之有書生懸燈讀書問之曰何爲勤

苦曰欲爲及第耳 上命作詩口號遂賜第去○上微行見人所一樹鵲巢

者植其門使問之對曰鵲巢門前豈當良第云故以此代之望有徵也

又向誦手製守日業有而居數十年 上賜第○三月上巳 上遊後苑

命別監往侍宮者儒生數人還報曰獨有一書生矣 上問後苑召入問曰

諸生皆出獨在何意也對曰今日令節諸生或歸家或與同好相聚遊

方寒士寄身下齋無親戚無伴侶是以獨留　上曰諸生今在何處曰方會

津衣遣供具　上曰汝試往其家其人曰唯命無何東律來宣御饌使其人

招諸生之諸生大驚翊日殿講其人賜第○崔侍自湖西歸　上從容向宋

事對曰忠州有寒士客於牧使牧使以妓薦枕其人甚愛而妓不入情及別

應文再與宴其人執應文手并與其妓結草帶謂應文曰君能不慰

我別乎應文賦一律曰紫芝崔帶攙腰細黑香律勸酒是安其人不爲

之悶也　上聞之莞爾仍題應文名於柱黑日特以應文　命予錄署

府諭之　上召韋令胥日本走權要而得之者公手名撒人主而見知者

公手　上赧色嚴厲命出其人戢衆而退議從御駁行　上熟示曰自

已當行路尚不知而欲塞人前程乎盧文意入玉堂果有詩才 宰相李
永根李坤共押一妓相爭奪言官請罷不允二人詣闕自明 上答曰士
大夫相竊妻妾乃衰世事爭忍亂斯世於衰世故不允甚言非以抑等爲
無罪也甚以者之可也 五山小說曰 上嘗聞一守宰有異政擢爲吏議三司
柱論又擢爲吏參三司曰君也不已必止三公不如且止遂止其後果至相稱
職人服 上之知人也○丘從直者草野人也入館下齋與生進二十餘人得一名
卜筮平生至從直卜拜曰當至一品貴富命也諸生皆大笑後從直登科
爲校書正字入直聞慶會樓欲觀之至樓下散步俄而 上乘便輿來
丘從直惶忙伏地 上驚問誰也從直對曰嘗聞樓天上仙界敢爾偷看
上曰能歌乎從直漫聲長歌 上善之又命高唱聲振屋梁 上大悅曰

又能誦手詔直誦春秋如流終一卷　上命賜酒翌日特拜大司諫人皆大

服三司極論　上盡召三司官又命詔直來待　上命特誦春秋自大學來

命誦之無一人誦一句命詔直誦一卷畢又抽他無不應口誦　上謂三司諸臣

曰爾輩不能誦一句猶曰清要如詔直者豈不當此任乎詔直後至二品

上親寫有一章令便讀祝不出聲翌日除豐山萬戶言官爭之　上曰彼

為文官不能讀祝可使當一堡得足矣果數日以舊職還召

命集賢殿順字列張摹古大寶箴揭于便殿親寫王臣備待漏院記

又教曰欲我動內侍女令能文者作內班院記揭示焉○持平金壽年論

東萊玄錫圭比之盧杞王安石　上怒鞫之曰爾謂錫圭盧杞王安石比

予比德宗神宗耶對曰德宗用一杞神宗用一安石錫圭一身二人之奸而

殿下用之臣以爲過 上謂府君曰初繫甯獄者以固執也得無驚怖耶錫奎
良臣也其之共濟國事也甯之不屈予甚嘉焉命饋酒◯鈴平君尹士昐
貞熹王后之弟也以上使赴京恃宮掖之勢黷貨還到義州奈判權景
祐以書狀官盡狀其貨以聞 上下士昐于獄擢景祐日加寵遇 上嘗值
旱雩禱閭塞數闕之乃房主監察行宴禮也 上大怒曰予寡雩禱
食禄之輩乃敢張樂其囚召獄二十四人一時就囚乃令子弟跪乞 上尤怒
曰是輩陷罪又使子弟冒跪尤可惡拜跪人盡執以入其人等皆散走監
察子被執時尚稚 上曰汝何獨不去對曰爲父上章雖受罪何敢逃
李上曰此疏誰製對曰臣作之書之 上曰爾年幾何對曰十三
上曰爾能李欺罔當死對曰請試之 上以閔旱爲題其兒立就而

書之其書以為昔東海寃婦而致三年之旱 聖上以此珍念則成湯于
里之雨致之不難也 上見而奇之曰有文譁有名誰也對曰監營房主金
基即臣父也臣以此為名 上御筆書曰能文之士不能書能書之士不
能文有能文又能書見以文赦以文見以書赦有文之罔像其務孝于忠因
命史官持其書徙其児往基府盡放之判禁以下亟揆门展其書見之遂
出其二十四人後金虬 中宗朝児科官判尹每當成宗忌辰必涕泣三日竟
是日不食肉虬死後其子孫以御筆為諱懸其神位後云云 有人上疏
永申寃者 上曰此書誰作寫也曰士人姜伸也函召之使寫楷字外
書遂授造紙別坐躐至判決事不遺一寸如此 ○ 上散步後苑有
鵲啣紙墜視之乃字令餽左庚旨物目單也 上神其紙御經筵

右承旨從容問曰若外方以食物遺則受乎第六坐同副曰何敢受之第四第五同辭對第二坐左承旨避席伏地曰臣有九十老母昨有一宰令以海物遺臣臣受之矣 上哂之自袖出其伐曰卿可謂古之遺直也○直提學閔漑入直吏讀付請書標與御覽冊相異及當追閱披視之俯伏曰臣本無學術入直進講之書質於同僚輩得解義今吏讀標文險不能讀請治臣罪傳曰其言直乎甚嘉之特加通政

○光廟請乱有一貫堅切多 御書賜曰三死無與 上初即位其人殺人有司論依律 貞熹大妃教曰 先王有手教其原之上難之曰先王之教一時私恩殺人者死萬世之公法也 大妃不從 上曰大母不聽不敢承國事願更付他人 大妃曰惟汝之爲 上遂杖其人然

不至死
上御便殿奉保夫人白氏請爵人 上曰汝實何物官爵公器後若更
言乎必不貸 有一人以土地舍施佛寺以祈子孫福其子孫窮不能自存訟
寺僧訟屢屢擊錚之訴 上親筆判曰納田于佛以求福也佛若不靈子孫
貧賤田還于主福還于佛丈哉其言片言折獄使無訟之〻莫之寔
時開寧縣人耕田得古佛耳目口鼻皆剝缺置之田畔偶有病瘍
人祈之少差遂以為靈或云放光由是有僧來主香火有施主作屋
宇崖上旅婦人背祈禱金山縣亭亭補之僧以施主逐之豪材畢
日我朝巫佛祝尚有存俗自上有疾則僧徒設禱於仁政門松岳
神祠行禮巫女設宴閑留人來其巫女歌舞 成廟始用言者之言

羅之麗朝崇佛王大家殯堂會僧誦經名曰法席齋大山寺設
齋七日名曰食齋名曰忌日邀僧竟設齋名僧齋至是并禁之
之時朝士爲溺嬖者某家女有若怪人者甄請去之　上命宦臣圖
其家形止而來寢室傍有高梯上懸其人書曰休如指某時至自
訢溪之淸身可也時人以爲高樓連寢室自少上下相邀使無當以
意思之　聖慮非衆人所及也〇諺傳有叟告者　上召進睨使之坐臥
趨動曰觀汝狀貌難居吾位遂釋之〇　上嘗置酒宴羣臣命笑春
風行酒笑春風永興妓也酌盃至領相前斂曰舜雖在不敢斥言君臯
陶則正我好逑也時有武臣秩高者爲兵判者吏判者典文衡者在坐春風
酌而退曰博古通今明哲君子豈可遐棄乃取武夫之無知也兵判有怒

色春風又酌而退曰前言歲月文武一體甚武非可不從吏判笑曰然則舍

我半春風又酌而進曰齊大國也楚亦大國也小々滕國間於齊楚何事

何至此誠好事齊事楚　上大加稱賞賜錦緞甚多自是春風名傾

一國○言行錄曰惠莊王妃懷簡王妃襄悼王妃同處一宮上爲設曲宴

選內需俾五六人習俗樂其中一人容色才藝絶顏常目在上

上覺之命付其父母嫁之勿使復入自此曲宴亦罷上尚無故日三御經筵

日三朝　王大妃日引宗室財于後苑對宗室必設小宴妓樂隨之此國

太平盛事也議者或以燕山之恥於宴樂有耳目之習也惜哉

上嘗御慶會樓烟朝月夕絲管啁啾自三清至造紙署騎步織路

一日忽無上特向厥由宦人對以今日乃國忌不敢遊樂　上曰朝廷當

邑國謳萬民有何不樂自今不禁又於漢江船遊向夕還宮焉上舞袖
兩司請止不允舞到鍾街皆曰今則不止舞而入宮遂停啓明日 教
曰予雖樂太平烟月偃々不較於諫臣之道終始宜爭遂罷不肩父老
尚今說罷潛然可見流澤之入人深也 ○ 命好仁以玉堂直宿 上從官
一人夜臨直宿房好仁驚 起上命巳著紗帽從容談論 上見其袖衾敝
敗絮曰儉素可尚即命宦者持被來覆之而去此豈唐息宗幸章後
同一見識也 上夜月每與宦臣數人遊慶會樓池小舟董客五六人
獨好仁從之如唐宮之對謫仙也好仁家在南中乞歸省母 上命
使人覘之好仁入驛亭壁上一律曰此望君臣隔南來母子同使者還
奏 上曰樂每念親至矣 上度好仁之詩是渥隆盛終不至大官者

盖峯甚不敢爲畢輔也乞賜便養 命陞義城宰諭監司曰好仁子
之友也爲親屈善視之未教考下〻 上怒向監司對曰好仁吟風弄月不
治官事是以下之好仁字克己號蕾溪○上嘗有疾 上妣使女巫行禱於
碧松亭大學生李穆倡諸生杖其巫逐之 大妃怒告於上 上召大司
成 教曰士習歸正予是用嘉之特賜酒○上篤志於學三時講書夜
引玉堂入直之士與之講論賜酒向古今治亂民間利病便服相對只
張一燭而已或至夜半大醉而出徹御前燭送歸院即蓮燭之遺意也
上嘗傾太白有玉盃清瑩如水無治酒用此盃有字室後便袖之
起舞佯仆盃盡碎蓋諷也時紀綱嚴人皆畏法大憲洪興與青杖
李陸潤僴相善李搆室定礎有俞制誥方赴衙欲上呼丈家人

語曰國有常法若一毫有踰常論以法苟羅視之則盡戮而斬之不論尺寸判尹田霖行過王子檜山家柱馬呼其主役者曰主者之舍間閣多丈小有制甬如俾孔加踰制既暮其人曰迎謁曰多者撤之長者折之不敢作法田回初雖踰制今已遵令姑覌後日○洪興之兄之弟也不由科第歴康青方伯為大墨風未凜然然外剛內和嘗佛早禁酒有醉媼七八人扶掌歌舞擁之郭曰退賜退賜此不好乎何禁酒乎公笑曰好我好我嘗弛禁甬筆加濫觴以傷財也一市中嘖嘖之不已○鄭判書碩堅不拘小節弘文館無兵吏只有匣奴故為官者例借他司吏章之校理獨不借只而鐵牌皂隸前導騎馬居中一奴隨後道路指笑曰山字官員同僚戲曰借一丘何害於義而失容儀至此鄭笑曰借丘眼前事

也衛浣昔後事也為所不見而前借於人吾所為學為山字官也○知中樞李

約東歸尤材嘗收耽羅持一便及所還留掛壓工島人宝藏之每彩妝上官

官時掛之歲久靈敗盡其韉形而掛欲後人効其清也自耽羅還船至屏

中怨回還不前篙師皆惧有一裨告曰島民國公清德賣一金甲贈我

待公被甲之時獻之公即令投之屏中乃利涉後名其灘曰投甲淵○呂慶

延孫主簿延孚大有嘗父病欲食魚膾延鑿氷置網禱曰古人叩氷得

魚吾且網不得亦既立氷程祝得鳥鯉又欲食甘果延泣於菓根忽

生其父痢瘳　上召入内殿問曰叩氷魚躍信乎對曰誠網幸得之鄉里

不察謂孝臣實不能如此又問四書之程何語為第一義對曰舜之孝

臣所欲而未能周公之忠臣所欲而未能也○初學南孝溫疏陳八條大

一復昭陵事有曰昭陵見廢二十餘年冤魂無依且不知 文宗在天之
靈肯獨享禴祀哉 世祖戊寅訓 睿宗曰汝當忠而汝當奉君句
於吾臨不知變通非所以順吾志也云云時朱溪副正深源疏請勿任用勳
舊且言鄭汝昌丁克仁姜應貞皆聖賢之徒也孝子麗延乃社稷之罪
也云云 勳舊韓明澮等大惧都承旨任士洪與同副李瓊同啓曰復昭陵
非其臣子之所敢言且深源孝溫與姜應貞鄭汝昌朴演等別爲一群
創行詭異推應貞爲夫子指演爲顏閔戰國處士之橫議者悖拔行
請並鞫深源孝溫以遏頹弊 上不從洪當 上之初年請罷内佛堂
頗有聲稱 上每謂用與士洪貪陰邪好傾陷人嘗爲臺諫劾去云
錫圭規取都承旨又羅織孝源深源之罪欲網打士類以媚悅於勳舊

副學兪鎭奉教表沿洙疏言迫者士兩史稱款賈及不貞貪淫之尤任士洪陰險邪佞其父元濬行惡跡著自 先朝請竄士洪父子 上命收士洪告身元濬不可予罷及其父勿同在叔蔡壽等曰臣等義不與元濬同周旋於經筵乞罷臣職 上允之朱居正洋源奏曰殿下之並罷兩館及生洪父子何也士洪即臣姑母夫詳其知為小人也因歷數奸狀 上命松洙及士洪父子向其狀沿洙面斥臺諫動錫書士洪語臣遂竄士洪

竄

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昇遐 上嗜酒多内厭内需事日獻素膳過一夜盡焉蓋血需也鍾愛一王子甚多過事異府論之 上即召城上所學令書一句賜之世人品衰看後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具人拭淚而出

未發　上昇遐

○謏聞瑣錄曰　上學問淵博文辭灝噩鼓舞人才作成士氣至書畫皆天縱不煩模習而妙才殘尺幅散落人間得之者不啻拱璧矣　濟齊義指曰　成宗昇遐之日士大夫多有好嬉者或兼朝而往或晝午而往或若不知而但後事賓接罷竹山君朴之蕃武人不解字前一日醮子之夕賓僚畢集忽聞　大內疾劇乃曰君夫不祿臣者何忍行婚禮遂解從賓僚而返之議者曰士林反不如武士可歎也

成宗朝

相臣錄

右

韓伯倫 清州人字子厚領敦寧壽宗右 國舅再為功臣

成奉祖 字 酉叟諡請佑 理功臣昌寧府院

右 尹士昕 字彦甫謚襄平佐理 功臣坡平府院君士昐弟

領 尹弼商 字湯卿再為功臣坡平 府院甲子禍死

右 洪應 字應之號休休堂 再為功臣謚忠貞

領 盧思愼 字子胖號天隱堂謚文匡閔子孫沈 溫外孫再為功臣宣城府院几杖

領 許琮 陽川人字宗卿號尚友堂謚忠貞 再為功臣神元卿身長十尺二寸

右 尹壕 字時保 成宗國舅 几杖謚平靖

領 李克培 字謙甫謚翼平仁孫 子再為功臣几杖

領 愼承善 字子繼臨瀛愼宗知請 赴擧擢魁謚章成尚燕山妃

文衡錄

洪貴達 缶溪人字兼善號涵虛亭 宋判謚文匡昏朝禍

書堂錄

自世祖丙子罷集賢殿書堂并廢成宗首用藝文館復集賢之制 丙申用故事賜暇讀書癸卯以龍山廢佛寺為其所而無有名稱

成俔 字和中號眞 逸齋終拜

表沿沫 字少游號藍溪重 試同榜戊午禍卒

趙文瑞 人字伯符号知足堂 生壯重輔遷甲子禍後拜希進

俞好仁 杞溪人字克己 号潘溪縣令

楊熙止 字可行 大峯

權健 安東人字叔強 十九登科

曹偉 昌寧人字大虛号 梅溪

申從濩 人字次韶号三魁堂 生壯文壯重壯體參

李宜茂 人字馨之 号蓮軒司諫

朴增榮 人字希仁号訥齋 十八登第校理

崔溥 人字仲白号 錦南司諫甲子禍

申用漑 見中宗 相臣錄

李宗準 人字仲白号藏 大丘人戊午禍

南袞 同上

金詮 同上

金馹孫 金海人字季雲号濯纓 生壯獻納戊午禍

李荇 同上

崔叔生 人字子真 号盎齋贊成

姜渾 人字士浩 号木溪判中

李達善 人字 兼之正

權景裕 人字君饒 校理戊午禍

金勘 人字獻 之贊成

權五福 人字嚮之号睡軒校理 戊午禍五死是謂軒通禮

李胄 人字胄之号 忘軒正言戊午禍

權達手 人字通之号 桐溪校理甲子禍

李顆 人字顆之十七登第 大諫為慶永孫巫告竟死

李希舜 人字 師聖生佑

李穆 人字仲雍号 評事甲子禍

鄭希良 人字淳夫号 虛庵知機遁去

金世弼 人字公碩号十 清知中己卯名矣

任希載 人字敬輿号勿 齋正字士洪子戊午禍

朴祥 人字祥之号 訥齋牧使己卯名矣

李黿 廣州人字浪翁号 再思堂禮郎甲子禍

成仲淹 人字季文号 納博戊午禍

洪彥忠 南陽人字直卿号寓菴 校理甲子謫貴達子

金千齡 人字仁老生 壯元仕直學

朴誾 人字仲説号挹翠軒能 詩修撰甲子禍年二十六

李沆 人字浩 叔賀閔妻夫竄死

李希輔 人字伯益号安分堂同 中朱僕君人門附安老

淸白錄

尹碩輔 漆原人字子任号知退堂 直學甲子以直言保配平

成俔 見燕山 文衡錄

林整 人 禮判

朴說 人字說之 贊成謚貞淸

許琮 見燕山 相臣錄

具致寬 見世祖 相臣錄

李墍 韓城君頴人 牧隱之孫

李賢輔 永川人字棐仲号聾 巖知中謚孝節

金謙光 人字撝卿安城 君禮判謚恭安

安彭命 人字 德甫司諫

畢灌 人 府使

朴孟倫 人 監司

趙元紀 見上湖 堂錄

閔暉 人 監司

趙士秀 人參贊 謚文貞

李愼孝 人 監司

勳臣錄

辛卯 純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七十五人

一等九人

申叔舟 見世祖朝臣錄　韓明澮 同上

崔恒 同上　洪允成 同上

曺錫文 同上　尹子雲 見睿宗相臣錄

金國光 同上　鄭顯祖 見睿宗翊戴功臣錄

權瑊 同上

二等十二人

月山大君婷 成宗兄　寧城君琛 見立戴功臣錄

鄭麟趾 端宗錄　鄭昌孫 見世祖相臣錄

沈澮 同上　　吳致寬 同上

金礩 同上　　韓伯倫 見上相臣錄

尹士昕 同上　　韓繼美 見世祖佐翊功臣錄

韓繼禧 見翊戴功臣錄　　宋文琳 礪城君大憲

三等十八人

成奉祖 見上相臣錄　　盧士慎 同上

洪應 同上　　李克培 同上

愼承善 同上　　姜希孟 見上翊戴功錄

任元濬 見上書畫錄　　朴仲善 見上翊戴功錄

徐居正 見儒學文衡錄　　梁誠之 南原人吏判兼文衡

金謙光 見上淸白錄　唐袞 見翊戴功錄

李克增 上同　韓繼純 上同

鄭孝常 上同　尹繼謙 上同

韓致亨 見燕山相臣錄　李崇元 延原君文 眺吏判

四等三十六人

金守溫 字文良號乖崖四科魁 領中永山府院謚文平　許琮 上同

李石亨 字　號樗軒一年三魁 判中延城府院謚文康　柳洙 見端宗靖亂功錄

尹弼商 見上相臣錄　宣炯 上同

黃孝源 見世祖翊戴功臣錄　金嶠 上同

魚有沼 見敵愾功臣錄　金順命 上同

禹貢 同上

李叔驊 同上

咸禹治 東原君 傳霖子

金吉通 字叔任 月川君 文科 戶判 謚文平 順命又

朴居謙 密山君 知中

韓致仁 西城君 知敦

鄭蘭宗 見上書堂錄

李承召 字 號三灘 陽城君 文科 禮判 謚文簡公

韓堡 恨城君 上黨 明澮子

韓致禮 字子節 西原府院君 判謚莊簡

李塤 見上清白錄

吳伯昌 興原君 知中樞 寧越卒

李繼堅 同城君 副提學

具文善 綾原君 嘉靖

鄭崇祖 字孝叔 號三赤堂 河南君 吏判 靖毗子

韓致義 字宜之 青陽君 兵判 謚章悼

金壽寧 見上書堂錄

韓嵦 西原君 參判謚 恭卓 繼美子

李壽男 全城君 嘉靖

申瀞 高川君 吏參 叔舟子 瀞 造印坐死

李永根 韓山君文 夙參判

沈瀚 青城君 武左尹

湖山君玹 讓寧大君子

申浚 高陽府院君文 諡安昭 叔舟子

柳輊 文陽君字 贊成諡平簡

廟廷配享

申叔舟 見世祖相臣錄

鄭昌孫 同上

洪應 同上

科錄

崔瓘等三十三人

朴衡文等二十人

尹喜孫等十三人

辛季話等三十三人

權建等四人

鄭光世等十人

申徒濩 等三十三人　尹達善 等十三人

金駿孫 等十一人　李康建 等四人

李文佐 等十三人　宋瑛 等十六人

閔順 等三十三人　柳順汀 等五人

權世衡 等六人　李希孟 等十四人

韓訓 等二十六人

補遺

南孝溫 人號秋江　辛永禧 號安亭進士碩祖孫

安應世 人號月窓進士與秋江同游　崔忠誠 人號山堂陀之孫寒暄門人隱居性理吳山石洞

柳龜 人號西峯寒暄門人天文卜筮書畫音律俱洗　成聃年 號靜齋校理不聃壽希顏子

朴成乾 人号五 根弱盗

郭根 人号誠甫 泉吉沃川開

李宜茂 見上書堂録內文 字名叔芝芳

燕山廢君名隆　成宗長子丙申生甲寅即位丙寅廢放喬桐在位十二
年十二月殂墓楊州
妣慎氏領相承善女及正後廢居淸眞宮〇初納嬪之日風雨大作　成廟
付書于又曰俗以婚日風雨為忌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萬物莫非風雨之功云云
男廢世子名顗移旌善賜　昌寧君仁陽平君誠並放死〇甲寅十
二月王即位王天性叢悖刻酷世子多昧理事　成廟以其母賜死之故
不齊丙申丁巳録曰孫勿齋舜孝一日乘醉上御榻以手撫之曰此坐
可惜以燕山昏愚也　上曰吾亦知之不忍廢之臺啓請治陞楊罪又
又請向客啓句　上曰我手好色我子斷酒醉中無況天子當居無他
手遂安置漢江過三十日以二相召復不居相位者蓋慮其行伊霍事也

夫以成廟之聡達不知燕山之惡至此豈非天耶

孫舜孝密陽人号勿齋又号七休子　端宗科賛成主文謚文孝

成廟癈尹氏時公以江伯上疏極諫而又知燕山不克負荷佯醉登榻以諷之○成廟愛其才每戒飲日毋過三盃　一日承文院事天表不善亟命召大提學不得蹤跡薄晩舜孝始至酒氣滿面上怒曰表文欲使改撰卿醉如此乎面戒無過三盃何不践言耶對曰臣但到三盃　上曰何器對曰食鍮鉢三耳　上卿醉不能撰當招提學對曰臣請撰　上命撤御硯與之舜孝書罷倒筆柄循行而看一遍跪進之　上大喜即封畢以送仍命設宴而樂之出宮人彈琵琶歌之命舜孝起舞為關東伯一日入京肅謝

引見賜酒兩司論以未有旨命擅上事　上曰久離闕下意主未見罪輕重
未知兩司踧踖而退　慵齋叢話曰七休濬孝源伯適旱禱雨夜半聞
雨曰我當謝天被朝服入庭中無數拜有吏持傘公曰歷尊處安
用傘命去之又為嶺伯若過孝子烈女閭必下馬再拜遂雨不避都事
李循擁簇用閭坐公拜而謂曰足下何以為之李曰我先公拜矣左右
掩口又嘗至平壤見箕子殿下馬拜曰東方禮義之教專是大師之力
又嘗陪猶子資嶺猛虎被圍公乘醉抽木箭馳馬欲射衆人欲
持而止凡事多類此　謏聞瑣錄曰公嘗領兵病而終一日劇飲畢(早)
起謂夫人曰速具飯來乃取一卷丹挾之上下陛鞍曰吾効少時挾丹
也乃隱几而卧視之則逝矣嘗命燒酒一大壺埋床石下如命焉

王爲元子時有疾擇法家眷之命晉山君姜希孟夫人調攝不旬日氣
健晉山家在崇禮門外王每遊園中松下及即位官其松從金帶令
過者下馬令巡廳兩邊馬屏門外　鵝城集曰燕山在東宮時請遊街
夕還　上曰有何奇觀對曰無足可玩但有一犢隨母母有聲輒應
之母子全生此可羨也　上聞以悲之蓋燕山之失性由於尹氏之廢弑
祚初覲以英武稱之　王新立朝野稱英明佑僕齋辭位還鄕人問
其故對曰觀新王眼睛如老臣得保首領幸矣及戊午甲子之禍
人始服其先見之明矣
王爲世子許文貞琮爲弼善趙斯文之瑞爲輔德趙天性峭直
王甚苦之許則婉言開導　王大書壁間曰趙之瑞大小人也許琮

大聖人也及甲子禍起先誅趙文貞位右相雖不能匡救每周旋營
救輔頗多還家以吐血憤懣而卒璘之弟瓚之文也○成廟睿眷
一隆則揚不離左右一日燕山是蹴之 上不悅曰獸亦依仁人何不仁也王
即位之日手射其鹿兒々之帶箭流血驟於宮傳官廳朴松堂英入直
見之曰 先王所愛之物置於如此臣下何有於即日解官歸骨時
見機而作惟松堂一人也
乙卯時永春縣晝有鼓如箭飛色赤自天地下即滅錚光上昇而散
視之狀如鷄卵微黃堅如石搖之有聲如物在其中
丙申時本國人高益堅高石山金孟孫等違禁下海往來海浪島
因還東皆向東文本化按律科斷至庚申因三帥勒遣田霖李祐搜

括海浪島逃民達東男婦六十四名本國男婦四十八名奏聞于帝
○是年春王議還尹居人墓復其位也乙卯錄曰以議人莫敢異議申
從濩以禮余獨持 成廟遺教極言不可議雖不見用羣議不能序反議
立廟事王大作威劫下權達乎以枝理既然為非 先王竟館中不敢異議
之皆放流東儒錄曰時金諶以文墨庭爭十五月宗問前還長知其子情
狀不知何也 對曰前還長但有母不知有父也時論韙之也
申從濩高靈人號三魁堂故用符也 成廟時進士重試皆魁禮宗朝
奉使松都乎 三魁堂昌妓上林春之家有詩曰第五橋頭楊柳斜既
來風日清和湖三叢十二人如玉清瑣詞曰信馬過可覓風流雖是而猶
以詑槎清韻 黃山議立尹氏廟公議曰得罪先朝攘之禮未安只從乎

於私廟亦足以孝云子潛秀川子貫良科翰林罷科　蔭牧使能文書
高人稱三絶三年已爲杖流
戊午柳子光李克墩等構成士禍殺金宗直門下諸人等皆爲陳賀○
南袞與柳子光傳曰子光陰賊冒物人有才能出己上者必欲陷之
嫉韓明澮欲以奇中又殺橋玄錫主謀敗流東萊尋放還落栖處隱
作詩懸板及偶齋守是郡撤而焚之曰何物子光乃敢有耶子光功
甚以偶齋方嚴淮反而附之及卒也爲文而哭以請于通韓宦諡見李
克光兄弟秉權便附之克墩儈猾全伯　成廟之喪不進哀輓而
行金馹孫書其事於史草克墩閱之呈見爲實錄堂上見馹孫史草
書其惡甚悉又書　世祖時事又有弔義帝文故因此報怨一日

語揚義官魚世謙曰馹孫詆毀　先王臣子見此而不聞於上乎世謙愕
然不答乃謀於子光子光攘臂曰豈此遲疑事乎即往見盧思慎尹
弼商韓致亨言其事盧思慎弼商乃世祖寵臣致亨族連宮掖必從
已故語之俱詣差備門使都承旨慎守勤啓之初守勤為承旨侍從
以外戚論之守勤啣之至是厚啓更集而王又積畏嘗讀文士曰使我
終不得自由者皆此輩也及見子光等啓甫翰內奇內豎金子猿掌
出納辭不得與聞子光以獄事自任無於子猿傳教時通齋吏前面
為慕勤子光自袖中出一卷書曰金宗直之集也摘其中弔義帝
文與述酒詩過詩曰此皆指世祖而作馹孫之惡皆宗直之教之也自
為註逐句解之仍啓曰宜論以逆其文並皆燒之乃以宗直詩文

豎敬段歐兩嵛寄宇直撰彈琴亭記掛眉上請弁撥之聊以韻識
陽愚也予先以為一個打畫之飯方得清明謂兩商日一時翻去何如
思慎握手曰武叟何為出此言也及罷是之日思慎義不同主從予先
識是月畫晚雨下如注同整裝不能居人莫不驚外僑林表氣集
合收目無讀書輩夫戊戌之獄正類政府當戊午之獄聊堂偕正朝
二十年之間一勝一敗循環隨之大抵君子用刑常失於緩小人之虐甚
必誅賊乃已使戊戌君子能盡更用刑豈有今日之禍哉
○野言別錄曰傳稽曰金馹孫聊備史草載其師金宗直弔義帝文
曰丁丑十月余自密城宿踏溪驛夢有神人被七章之服頎然而
来自言楚懷王孫心為楚項羽所殺沈之郴江因忽不見余

覽之傳般曰懷王南楚人也余則東夷之人也地之相去萬有餘里歲之
相後千有餘載來感夢昧氏何詳也且吾之史無汨江之語豈翊使
人客擊而搖其魂于兹歟是未可知也遂及而弔之曰惟天賦物則而
與人兮孰不知尊四大與五常雖華豐而夷嗇兮豈有古而今之敵
吾東人及于祀兮異帝楚之懷王昔祖龍之吞并角兮四海之波啟
為亂雖鱧鮪鰍鯢之暑自保兮思漏網而營之時六國之遺祚兮
流淪播越豈比夫編氓畢世南楚之侍種兮雖棄祇而執事表
得王而從民望兮存楚澤而不祀握乾符而南面兮天下固無尊
於芊氏遺長者而入關兮亦足覘其仁義羊很狼貪攬其冠
軍兮胡不收而盲目諸齊鳴呼勢有大不然兮吾於王而益惧為懼

腊於反噬兮果天運之蹶蹷郴之山磝以觸天兮景晻曖而向日晏郴
之水流以夜日兮波淫泆而不返天長地久恨其曷旣兮魂至今猶
飄蕩余之心貫于金石兮王忽臨乎夢想循紫陽之老筆兮思
螴蜳而欽欽擧雲罍而酹地兮冀英靈之來歆其曰祖龍
之弄牙角者宗直以始皇比 世祖其曰求得王而從民望者宗直以
義帝比魯山其曰羊狠狼貪擅夷冠軍者指 世祖誅金宗瑞
其曰胡不收而膏齊斧者指魯山不收 世祖其曰爲醢腊於反噬
者指魯山反爲世祖所醢腊其曰循紫陽之老筆者宗直以朱子
爲自處以擬綱目之筆馹孫贊其文曰以寓忠憤念哉 世祖功
業巍巍宗直與其門徒譏議聖德甚議刑名以啓之之金宗

直講維斯麗其鈞金馹孫權五福權景祐並凌遲處死李穆許磐並斬姜謙杖百仕奴表沿沫洪瀚鄭汝昌茂豐正摠姜景敍李守恭鄭希良鄭承祖杖百流三千里李宗準崔溥李黿李胄金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珍李繼孟姜渾杖令遠方付處流人等並充烽燧之役魚世謙李克墩柳洵尹孝孫等罷職責遣趙益貞許琛黃事孝等左遷

甲子二月王撲殺　成廟後宮嚴鄭兩貴人內庭兩氏兩子安陽君㤚鳳陽君㦀並殺之諛聞瑣錄曰時仁粹大妃方沉綿床蓐遂起出曰此先王之後宮也何至是耶王以頭觸　大妃玉體　大妃曰凶惡哉遂卧不起

任士洪子光載尙　睿宗女崇載尙　成宗女而季子熙載

人妻妾納之所嚴主數行微其弟士浩拒諫廢妃以嚴鄭之讒見廢

而王殺兩貴人

○是年四月仁粹大妃卒遐行易月之制自大斂至今二十七日除之

甲子士禍作記曰聞　仁粹上賓後妃廢母申氏交通內人潛訴于氏此

命之竟且上其拭淚血衣之保祕條痛取見時政記悉其獻議

大臣及奉使之臣及後侍時肝言請臣無諫百僚人皆殺之尤殘者

斷屍碎骨死者再斬及其子姊定屬士婿遠配其中尹弼商李克

均李世佐成俔朴闇李坡謂之云好敢泉瀾澤之碑書示甚重碑

尾鯨風接之族江中其諸刑骨者無比至私亂如要封其墓儀處也

日尹氏持疑無禮而母后仁粹精恩不備以致　上惡之甚何謂順普

抵于罪○ 秋七月傳曰戊午云云貞才交結非議朝廷罔同亂臣並加
罪眉叟記言曰慎守其以王妃之弟用事告匿名書誹謗朝廷遂有
甲子之禍尹弼商韓致亨韓明澮鄭昌孫魚世謙沈澮金升卿權主
坐廢妃事皆被刑沈澮遷權達手朱溪正深源二字良孝守孝郭
宗藩朴漢柱康伯許崔溥成仲淹等手藩金宏弼申澄沈順門澮之姪也
姜詗金千齡鄭倩李胄趙之瑞鄭誠勤鄭汝昌成昌進深源子也南
孝溫洪彥忠李摠父子或以金宗直門徒或以敢諫皆誅戮已死
者戮屍 野史曰尹弼商待信子先同官士流自謂示終無禍終不
免三林之禍韓明澮鄭昌孫韓致亨輩多殺史官濫及無辜豈天假
燕山以償其冤耶噫一好還也先是狂士居朴孝元輩朋于當世 戊

屈撥不用全是蓋山大叔翁曰靖士崇祺耶而謂學也愼字勤乎其人

字謙甫恒也之兄少豐擬內外與壽嘉誼永膺大君之婿也以隱仍貧

附得識其子爲主之壻此教人表率爲惡是事長吉長博見也以祿齊門

人付蓋山識娟戚居士流退後曰長吉一生如前後身豈獨程門有鄙說

耶處士愼字子靜号樸庵又号遇堂居相同之稱也　葉廟相論

才目公曰讒違第一　葉兩相議用人思慮以部肯薛言日後進來者告

已陞進日獨未選設擬他郡韓明澮曰自己請除外可乎　上命罷見

愼酒使伊子雲解金帶帶思愼即除戶判至是與子先察啓我史獄

惜哉其後思愼學我子先云

搆禍因巨

柳子光府尹規之孽子也少無賴好匿蘊捷多力規使之讀漢書日一大傳

插銀口魚日一百尾日以為常誦不滿負不循壯屠男士直建壽門李

施屋報上既日彎弓三百斤誦詩二百卷而肯未遇云光居呂試從軍還

任以兵曹正郎擢魁科　寄齋初登告南怡獄功封武靈君性陰賊旨

物嫉韓明澮貴盛欲寄中之既論擬危　上不之罪又與任士洪朴孝

元欲擠玄錫圭構敗流竄尋放及構戊午禍禍之自得無復顧忌　中

廟反正再至再參推戴勳入直捉府見扇面奇語五至四大字大驚曰

此扇始出廂中他不與手伊誰書此臧有吏請甚厚諫言請罪角

東得死兩目瞽及死子軫亦赴表對客飲酒托病不見矣皆不得其

死軫遁逃老田物敎畢方　中廟朝左相鄭光弼啓子光翻戴之切不

可以其罪而削之請還錄之李蒼崖以主臺亭因條削

李克墩仁孫子也與子光主士禍人称戊午二凶 ○ 克克培頗排內朝策

勳歷事五朝出入將相門無私謁時克信在宰列一日四某日第之初

度恂良不的寒督柱及是公自政府直向弟家入外門見廡下有鞍

廄新亭掛牆上公立而向曰此安出於何處克墩不能隱直告曰司

僕寺正相知者使用於洗澣而進來矣公怒曰司僕寺之李淸借馬

何掛汝庭乎遂乘軒而不顧去其家法可畏燕山乙卯年　兄克培

官右相燕山初政多得正以廢妃獻議請令同賜死其氣勃勃謂刑

官曰吾年將七十有勞於國無累於身汝以此言啓之聞吾有親朋

汝燕山國之器命碎骨 ○ 克墩後孫猶贖

尹弼商坡平府院君 思齋摭言曰 世祖時尹為刑房承旨適稱塞揣
上意而因奏京外囚繫十冊夜過承命入侍教以繫囚以啓弼商只啓任
刑房所繫甚也 仍歷數以對 上大驚招宦司入顧曰此吾宰臣也始知
貞喜 御座密通惶懼退自擢用 成宗時為相用事會天旱于太
學生李穆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道呼曰君必欲食老夫
肉耶穆昂然不顧而去弼商訴 上請延 慈殿壽宴穆又請斥
弼商為姦思齋摭言曰弼商少時朝京宿命卜者則曰壽位俱
隆但死於三林未解其意被竄謫歸一日請人請拉手曰早會
于上林尹偶問何謂上林曰世系有上中下林尹始悟三林仰握
悔然未敢復來救之 然尹子厲遺有月島實不食請此不顧云

陰護沈南日兩商以睚眦欲兵衆李沆遂逞守禍士林魚肉至勸

盧思慎殺趙舜其心陰除燕山之虐大哉而商之薄也只以獻議大臣

被拜不以其罪故丙寅請罪貫罪伸冤可勝痛哉趙舜正言 時相啟

盧思慎尹弼商殺之盧曰是何言也不能諫闕頂錄曰歸本奉死

為同年相尹弼商貫沈金孫歸本無慮平偉同並罹奇禍

愼守勤 中廟妃之父也為承旨被彈廢黜之日朝廷是文臣

掌中物戮輩何為遂構士禍及至為功臣等勳祿蓋憂為國

男則數制故也

任士洪元濬子 初成廟叔親本戰墨陣多止之士洪以承旨忌

啓日墨宦無事溫捷可肩玉堂効之 上怒下玉堂于獄朱

溪正深源叩頭痛哭曰士洪進亡國之言而反因論若洪誹臣之姑夫不忍正
視之〻
上乃竄士洪至昏朝士洪騰恨姦因為採知使其妻生男至於絶其息
愛縱教其子希載而附日設宴動集燕山寵信之人有詩曰小任崇載
大任洪千古奸凶是最雄天道好還應有報終知汝骨亦飄風反正後
即誅又剖棺戮屍○士洪 希載以俾齋門人初杖流嘗書題詩屏曰祖
宗堯自泰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墻內虛築防胡萬里城未
一日幸士洪家見之怒曰卿子不肖欲殺之如何對曰此子不順果如上教啓
而未果矣遂被害 希載當誅見 矣故士洪不悅而讒之云○稗官雜記曰權
李判書荇為正言倡臺諫駁〻士洪佯不知夕抵權曰誰出此論權曰我敢

看洪色沮而退

韓致亨確任舊議故男子被誅　譏兩頌詩曰韓相致亨巡察南方名見

臨江華屋宜楚花李極為陽眼僅此觸于垂楊鴨巾之士得虧者訓

應便事宜董右苦胝胼積之數長韓相顧謂曰不能授此典獄

案奉則必封構被鞫騎馬入朝矣○致亨謂刑判熊土甚勤族

任健為郎日魚感民世稱晚仕卑罷尚無不可叔何自苦目成正道

詰文章俱優雖懶於能斷捨有可取者其角他無所長勤學聊賊

不在可矣

戊午被禍諸臣

金宗直字季昷號佔畢齋司藝叔滋子　世祖科官判書

謚文簡先生年十六應舉作白詠賦見屈後輩進金守溫讀之曰此
真他日文衡之手取寘魁之　上奇之命除曇山訓導時漢江濟
川亭柱上有詩曰雪裡寒梅雨後山看時容易畫時難早知不入
時人眼寧把臙脂畫牧丹不書姓名華崖曰此乃白詠賦之手也
公總角時日記數萬言弱冠文名大振與世謙見其詩曰我當執鞭
為如駿學向文章為一代領袖四方學者一經品題便成佳士世傳
金寒暄宏弼鄭一蠹汝昌受其理學金濯纓馹孫俞藍溪好
仁李評事穆權睡軒五福姜正郎謙書格法律詩其文章南
秋江孝溫及洪蘭溪裕孫蔡懶齋壽學為處士之風鄭雙庵希
良得其計數陰陽李惰齋得其醫藥書畫其餘不以一藝著

名世者雖以善記吾東三百年人才以佔畢為首聊擬青丘風雅集

文拜獎尊錫行於世成廟建選翠堂　命詞臣作記使之課次第

四佳亦作堂記三十餘暮塗詩　上命公改記一揮而就　上歎賞楙

榻四佳典文三十餘年不離武向之日新遺則全字直道為之主盡恩之道

武曰戊午之禍崩於法戊午斬屍斬無遺刑監官失色云　佔畢初即

征公辭任歸日今觀新主眼睛如吾老臣保首領幸矣遂歸田

公之弔義帝文於行路偶然之作甚是時在盡末可知弟之聊存

之文出於　先廟之三年甚時會通値和又其文辭慷慨激長可以

泣鬼足以震千古志士之讀公之作雖出於無心見之者莫不敬吞

膽憤今古同然悅彼奸凶之指斥國不得免然則公之是作可聊

不可取謂之可則人之云云耶固務靡時之不詳也謂之不可則云云之

天隨感而發自不得不爾嗚呼貪取天爵後之人必有辨之者矣 逆

臆扁曰 先府宸禪秋月來集 料華作畢則發身為其有老母也 時

議多短之作俾偏憑出處有些朱墨處蓋欲表於 先府則作

義帝文不必作也讀漢華至於載史曰以寫足 悵不知何所見也

諸男長年稚格自一人而已 明齋集曰吊議帝文明時有意如私

淵明述酒以君風詠畢 篇反庚文字二首以詠弘演等作似是不

服其老君有非過戒之云足 則如悅狎耶為無不可以乃而 先府覩

登卑管至作來願以先生 諸形等詠離讓所謂懷二心者不亦

亦可慨歟 表堂集曰 律齋居長有吟詠 晉蓋尊 錄日園亭

閔二弟二毋眼逝其子附當序兄弟列而垂仙之思其辛甫薑其
文江朋以初娶妻門地不顯改娶俾嗣乃後娶之某子也
金朋孫字季膺号躍淵節孝祖一之孫執義孟之子節孝為之
毋況爾為文肯刷前隱廬墓之年有虎乳於墓側取擎饌祠
之如家畜公康慨有大節魁偉有文章大爲蔡注々崇江海華人
謂東國昌黎 淵躍兄時有國者有武康聯為婿其書章作者
不文讀史畧初表上書作書授其良曰文主昌汲武主教之周
公旦名召奭太公望太公望賢臣之帷幄藏之袖贈文士李庭
請見其書邑凤景其名也男姜而居之隠而後生示之文士讀之
良久讀然日天下奇才也昌汲發立服熱更出朝夕頌之也男

即造韓遂之○名甚東坡初僑解後申有及終篇畫狙三場詩連
數十幅春宵の中興貧向之客半酣握捆數十幅日未斜及猶出
使人往現之曰汝注見上頭第一無我者即還勿復觀之往現則果
第一集○與鄭夏翼先所撰樗櫟集之名借宿客館舍瘢痕論
事語多涉擬文選之也之曰言不可若是今日士勳番為舉下論作
無其履備聊為試內緣論李克敬與成後仍軋成牛李之黨竟
擬逐捐賊士禍○濯纓集序曰禍是楚帝義帝文一篇傑蘇之作
比文何足先生之錄此文又何見歟豈是褒微其辭者非聖人遺旌
閉終不可法而東史筆雖略具略然○禪宮禪池日南辰槐台還
基時寺句云遮亭十川縣中有山里遠年纂國志錄墓虛不遺其

後撫儀興地郎官録名墓曰進有一堂日官非宰相拜去云是不郁南

衰者也　兄駿弟騝孫同登甲科駿孫之子有夫三足堂常川書院部

李淮濩三足堂同享其院

李琨字伸雍十九進士乙卯明科官許事戊午被殺時年二十八　太學

生時　成廟有見候　女妃僕女登請赦其柩　琨倡諸生遂之杖

其母○琨與金宗直子謙當事杜元興出三勑賦李先上首向夏英

十二之山川蒼視九州之城金伴笑曰子為老儒言耶李郎改之金取用

展號　時尹弼商用事補王議蔡賊奉佛適天旱琨疏言宣以弼商

天乃雨又疏斥弼商姦恠見弼商道遇琨曰子必欲食老夫肉耶琨曰

然不願是為弼商耶指臨刑神氣如常自作絶命詞鄉高恨從未已

禍及泉壤　魯孫文隆号百村官知雁
權五福字嚮之号睡軒保寧户人　成宗科教理學行高潔文章表
越其全朋孫權景祐同月死年五十弟五倫号桂齋官正緣坐被罪
崔溥字淵之号錦南　成宗科爲應教宋欽首道字同在玉堂度南
下郷公罪人時宋欽光人相去十五里一日宋訪公公曰君騎何馬曰
驛也公曰私行何以乘驛及還朝啓罪之謂曰君年少後當戒之
公奉使濟飄到浙江公曾從唐人推毅則只題古詩姑蘇城外
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不知其言及漂到台州府聞鐘
聲問之乃寒山寺也時公問文表回来　成廟命撰漂海録仍留
京極進而後弃表人以比短之戊午禍及之

權景裕字文饒文宗 官校理清直蔭之有諫臣風子光克徵等

捫内庭祁非請寀衡筆屬敢抗直不屈廷客訛蹤

許盤字文炳峯進士 恬然進就志於性理登第副正字禍起以

先王貽無事誣歸昔引筆之於史與李穆同被刑〇師友錄曰

贍才辯捷俠又所士夫下望者流歛聚事王之輩奔走下風自以爲

國人皆莫我尊也 洪翰官戊午杖流道卒〇弟湜承旨甲

子禍洞副學〇子彥弼領相巳卯人

金宏弼字大猷號寒暄堂佳貞刑佐贈領相謚文敬從祀 文廟

少豪逸不羈遊走市街鞭笞人物人皆避之 居遊院長佔畢齋授小

學公作詩一句云業猶未識天機小學書中悟昨非〇成宗時國

資未嘗得佛精謂自開五十女奇從公以生員既乞數好　先生嘗以
小學自律必身請祠堂次請母夫人同坐居母夫人性嚴意或不悅必
色不言先生懼懼不敢退百方熟敬甚得悅豫之色乃退嘗訓子
侄曰凡言人之惡如食血衊人先汚其口此事必以戒之○公以訓迪
後生為己任遠近從之一直齋嘗以諺識得謗勸止之公不聽曰禍福天
也戊午能用子冠名休洛加冠帶神色不變雖以髮禽曰日不可並
也是鳥遊年六十一○祖考祠記曰金先生以壬奉時見服自戴一依士庶
所嗜先生嘗時自知寡重不欲自別於庸人先生始號為鶴翁曰蹈
逢天用外渾內不濡既而改之曰為名以處非渾越度世之道也先生
祖先人所不及者而終不見大也○秋口洛請曰估僕為其論天獻

上諭曰道在冬裘夏飲水隨行隨止豈專能甯如定洛終當復
譬信牛耕馬可乘俾齋和示分外官樹刻成來匡君枚洛秋何能
終致後筆嘲迭拙勢利區區不足乘自是成於俾齋退後日寒
膻詩是含諷諭言道不可行而不能從失時中之義也俾齋詩意
和拙如生君嘲冒爰秋江聆濤相戒者今無以奉贈業各自以小些子
律身以古禮治家齊行陳止正出處之規會髮豈退康信澀之儒
云　辛未禧師友錄曰成庵時金寒膻來謂余日補欲從交如情
有未忍聞其故曰伯恭南孝溫百源茂豐正申季川正文炳詩豐
皆有胥風香以情談為畢未出百年禍在董之後皆不傳
鄭汝昌河東人字伯勗號一蠹又號睡翁　成宗甲科翰林贈領相

謚文憲從祀　文簡先生父六乙通判義州時先生八歲矣張學
見之歎異作說君之蓋能易其家曰先獨其實能為知己論道講
學○先生嘗與人飲酒過度醉達不省大夫人憂歎不食遂終其
身不飲鄉會殺牛以圓禁排門會中人大夫人驚惶峻責遂廢食
牛肉　父六乙死於施後之亂先生時年十七求遺體於積屍中
還葬於鄉廬墓終身　成宗朝薦拜參奉固辭　上臨筵嘆曰
聞晉之紆子不覺出涕矜不可掩而令猶如此是彼之善足為養
科入翰苑賓說書以東宮不悅出外補出為無陰戊年祇錢城七
年甲目尊年五十五以禍作訓指疵身出血亡　中廟贈領相賜夫
人歲事終其身

平生下不善作吾只有一句傳於世曰風蕭注々美蛙季四月花

聞綿麥半女着盡頭流千萬畳雷孤舟天下大江舟西守西落無二

點塵盡可想矣

蓆遠手字通之篙綱設清興見敏手居息然步鷹苗雲遅野

敏手措璧日自呆至某收入則可尾衣遠手日是何言耶嗔而起

芷山諸丑尹庭又庙丑里女俳詩人日下白氣横亘斜稱見之哉其々

乳手隣當禖著日通之調詠嘗被虐也全性為執拿字日很

伍居叙丑流字終徐手拿則免矣當拱服視之情唯皆泣下

其々之人欝氏不食哉　聖朝賜通之財旌欝氏閭　逕瞎痛日

芷山諸尹氏丑庙之時丑堂芷壁中五里首倡人詩題扯刊叙矣

衰音與其兩氏寧歸之一生之一死也其爲甚者康吏胥更言玉堂
先於其讀達手張月覩日某手某手甫果先我而爲之手即奮
等借日不肯其達手敢爲之即就刑
洪貴達字兼善號涵虛亭缶溪貫典文禮文臣　世祖辛巳登第
主司喜曰傳吾衣鉢者此人也　徐四佳典文運人皆屬望傳齋
而四佳旣傳齋筆法自成梅月堂詩曰平生可笑事貴達爲文
章　燕山朝每入侍移答論啓主獄之又與李堪謀禮監論官
禁秘事十條條闢甚切之主甚不太安有內豎家非遣子不得送
語于內竅處陳其處人謀曰我是何邑一男卒致位宰相本非吾
所有今復吾明耳尋令赴京獄主論州徙至杖一封書公聞見

再拜曰主人臣死矣神色不變就縊于謝月驛年五十二 宋相獻齋
李宿謝月驛夜忽有寒氣自遠而來有教嘉中蕭膳至宋問
殺誤曰暮景即日催閒害而入日稍死天寒願來與飲酒
即傳酒置之前閒碑飲戲而酒不減矣日天寒稍解多謝遂謝去
成俊字時佐昌山戊午爲領相盡心匡救主外君敬重內宗忌憚
一日內宴主見妓妹艷身抑之公諫曰老臣不死殿下決不得如此主
憚而止以廢妃叔議男子於被禍子仲溫曾孫溫同死昇溫字士雅
孝友篤學困倫之日神色自若日稱臣學於人我從容就義而死後
贈副學
曹偉字太虛号梅溪偉肩之妻弟也 成宗科參判大提 成宗

知遇嘗為親乞牛歸陽　上命監司致意于其親諭之曰鄉里知

爾以稽古之力榮于其親及丁憂又賜祭米亞外官賻尚帶上意也

思齋挺言曰公嘗承　成三年命管纂俾齋集以帝義當文首錄

及從遊于先認曰首錄懶有意　主大恕時以貧正使赴京　主命越

江郎新一行到達始聞羣賢公居第側就達東署卜鄰澤潭

問吉凶卜曰書一句書曰千層浪裡翻身出也須苦下猶三霄之間

到灣上望見官人待候以為金吾郎來候行刑一行鳴咽呑聲

過江聞知李相克㴠嘗械只拿來乃始卜者詩初句第未解下

句是杖流順天病死發金山甲子禍熟剋卯斷戾更且生歲下畢

尸三日始悟兩句皆合　寒膽始長常平月蓬髮兩甲家人

告以無棄臆目吾太虛矣不料其遽如此　應昴仲字叔會号呈

適菴詩數有脉隱譯皆通世目為本府再朝亨師三使馬島野

其友皆名流著搜聞續錄

李龜字浪翁号再遜堂　成宇科禮正兄弟八人沈菁民八歲李

縣令犢堅科名彭年女產夜夢八老翁拜曰若往則當以厚報李

鷲向之廢人得以八鱉調羹即令放于江不鷲遂小浸摘之誤斷

頭其夜七叉來謝後李生八子龜鱉鼉黿龜鰹鰕鯉志其詳也浪

翁死于田子其驗在萬今至李氏不食龜鱉也〇龜号四美亭

成宇科判决事鱉号爲文性堂進士時年逸不赴舉〇公擇齋

妻弟也少書得擇齋王林排落閱龍秋江論以氣儒堂々可托之人

之孤潤擢於文少許可見公金剛山録以為遇人○石本太常議俾府
福文忠坐論男子柳罷奴隸引李長坤事沸流殉之不許曰君命不
可逃也隨刑論荳壯主食器用加律　　中宗朝贈都承旨○師友録
日益齋之後朴彭年之外孫二家之賢萃于一家○魯孫判書時號
時號子慶徵李判處信左相
沈順門字敬之青城伯繼宗孫官直提學明子重言李流配被
刑臨刑神色不亂廷若就死○丙辰丁巳録日初與姜暉皆有册賜
妓號鵬我王日王去之姜那去之後不廷後二妓入宮被殺次竟死
非命稗官襍記曰甚山得殺順門三公以下莫敢言大諫成世純
獻納金誠克得啓其無罪正言李世應曰必用死亡宜也誠其

金淨笑自若曰各任其志可也今日先死者必吾兩人也遂啓之曰不

能而不之罪也　子青川連源領相子鋼青城府院君國舅達源

文判校己卯正人逢源領相贈崇孫之喜壽領相號一松通源右相

乙巳西人青川以文死學晃李前賊終身爲由其降○中宗朝起先

祖奏言我國君臣相接之禮太過盖自　貞熹王后聽政進臣不

臣御視積習至是濟朝時沈順門之死傳由於御視也

尹碩輔漆原人字子任號知退堂　世祖進士　成宗朝文科爲

豐基守選廉謹吏邑人相語者咸具情志自退民補呂杜立碑

以諷之○藍山乙卯拜司諫公論尹湯老事又論洛山給鹽事被

囚　東國名官錄及章山誌具之廉謹爲治者去思碑又拜記之文

館直提學夏以直言謫丹陽甲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鵬舍○初公與同僚
抗直言言甚危切燕山大怒遂以此追罪而同日同僚不在啟言語
諸同僚庶可免罪公痛哭曰吾何忍歸罪於同事之人蘄其幸免還
自當而被謫○公第四子豊亨隨往侍病於海副學公曰余學古
人書闕身意家竟至於此儒冠誤身不其然乎及不如無知者得
身為便也命也云何吁爭非學之過伊余之辜汝今大聯 前書可守
副學公得文章軌範讀未半公斷筆 中宗元年乙丑以贈朝直
特贈都承旨○公二子文亨以孝聞四子豊亨號松月庵副學
曾孫卓然號書閣封漆原君户判玄孫慶元漆坪君 宣廟
朝立碑紀事

朴誾字仲說號挹翠軒官修撰神骨透徹眉眼如畫望之不似塵
世人十五能文章申公用漑奇異之歸以女十八擢第遇事必言
燕山憚之宰相亦不悅疏論子光陰事又論成俔李克均阿比先
之罪見罷自是放意山水文酒為樂甲子為至制長春不樂曰
安得寛閑之地卜宅一區郭圍頃以終吾遂年四月配東萊未
百日被拿獄杖死年二十六臨神色不變仰天大笑者三而已野
言別集曰垂追啓論曰朴誾之諫其時張顯為副學公為修撰
嚴加榜掠頻掠推話以公善論事斬之
鄭誠謹字而信恭戴公陟子性剛直不撓屈　彼聞頃居曰鄭
承旨誠謹　成宗朝奉使對馬島路徑有極林寺奥守共請一

見夕日我已坐想淨掃禪房中堂具佛焚香奠植檻楯簷當
善慧不過如是與我國寺刹何異至島々主之敬展不退盡剔
佩刀㧞善者耳盡收一行野得脇絆還授讀者後島主皆送
其物猶供之　上許之仍答曰且在彼不受到此受之前後二心識
不韙也　上不能強還送之　成廟實天獨行三年表甲子以詭行殺
之燕山向玉堂曰予欲誅鄭誠謹可否諸僚皆黙以待鄭鵬々
時為校理呈曰可誅滿坐愕然目鵬曰吾聞見言歟鵬曰一人死其
吾輩皆死孰食誠謹遂死或曰鵬議可謂善處矣以出處
言之似未盡林松堂曰然　誠謹子冊曰不食死冊自予元附元
淵子孝誠背孝懋孝誠官監司孝誠子冑爲官監司冑子官

掌金江神仙賦　龍川侯安池曰鄭誠謹書寓爱君之意僕拜其一

報曰以詞一月以我思子以子無我以似子以昔可似天下寧有是思之

從難能無疾猶可以二月桃李媚景光寵也色姚姚老菊幾再花

哀歷誰者玩瘠風拂而空孤芳耗秋花其音淒以姚其詩悲以

直而詩人之遺意也

趙之瑀字伯符進山在東宮時以輔佐侃諤功至晴咸授冊於前

日卧下不力學皆肯勞建進山視之如仇讐向書日益其大而入甚

山祠位乞外任昌原牟陽智異山扁亭知足在右圖書若得終身

甲子與鄭誠謹同被拿妻鄭氏圃隱曾孫女也公就獄舉酒與訣

曰吾死不返奉祀文神主衙鄭江日當以死保之遂抱神主伏於舍

陵仲林流離草野手拾果實以饋尼甑吳蕢以終　中廟朝旌閭
贈公戚議閣碩儒日甚山立公知不免負莠先昌平府家食十
餘年猶未得見禍趣見謀接屍于江浴其家公世居青州之有三
壯元峰公司馬初試重試皆壯元人謂膽西
南壽保字伯恭號秋江又號杏雨聰明洒落無一點塵氣俾齋不敢
名必曰吾秋江君　成廟朝十八疏請復昭陵不聽遂絶意斯世嚴
漫爲事凡山水之地足跡殆遍每憤時事或登山岳痛哭而還年三
十九卒○其寡臨一壹韜月民安孟世請買相推重足兄弟又與辛
安鼻和權侯繁義裕孫等結爲竹林羽士嘗作六臣傳門人以大禍懼
沮欲止之公曰吾豈惜死終沒大賢忠義之名遂成野史行于世悅卿

勸之仕公曰昭陵一事天地大震復昭陵後憾畢未暇　公遺興詩曰
曰蔺生安知為不世翁竪覡着大甚蟻封視師公如何說齋王顧欲
作元僞若非狂狗豨彘陷支屛中之匹夫楊王孫生當漢武帝方事西
曲夷畢世甚駈馳鏹帶食萬户顧爲學支離平生哉祈侯裸葬
得如斯又嗣宗為亡觀帰媚視文帝猖狂引鞠生亡日抵秉契卻陽俦
王婚未畢昭萬歲賊胃責且禮可笑不自詩又四十七矣既欲屈吴偷
聘終無四字論不害耳過風賴用李通遂素跡吴巖翁寒泉一間舍
謫合謎兮同又胡元馳大宋西亭生黄塵魯齋許文正披髮為其
身殺隱袁弄首陷教被壓入方園不能闕畢竟無新民又贈僧詩
人世混之地獄深跡深幾何事念觀音求名宦浴風波思把釣秋江

虛淫侵欲理性情違世教謀譽生涯負初心不如手執帚乃契歸臥

蕭蕭楓葉林 ○ 秋江侯華寒聰性向拒不見寒聰非權直入拖西不

見義已知士禍得解曾絶交游也甲子禍及泉壤　被聞頭錄曰伯

恭贖在高陽刑于楊花渡暴屍沙上南之室及四女婿無一收葬者有一子名

忠世元有狂疾並殺之妻趙氏守屍三月于市夜取歸家天寒屍凍趙氏

日夜抱屍以身解凍斂葬祭如禮姑乃謫趙以性強悍不畏屍一說云南

之室趙之事時秋江沒已三十年猶存形骨趙乃抱屍解凍葬祭如

禮其姑謫之云

李胄字胄之號忘軒容軒曾孫　成宗朝言正有濟世才詩格蒼

古赴京登通州樓詩曰通州天下勝樓觀出雲霄市積金陵貨江

通揚子潮孤雲秋落渚獨鶴暮歸遼鞍馬身千里登臨故國遥 華人

揭板補曰獨鶴暮歸遼先生○以佔齋门人戊午就甲子禍

李守恭字仲平顧相克信孫甲子以應教被禍

李坡牧隱李子良景公種德孫也官判書　世祖便殿召入引其手顧

世子曰此他日汝身也　成宗命賚烏犀帶以賜曰嘉卿世禮遂起

嘗啟燕山甲子以廢妃以議被禍　良景墓在韓山以緑生責其墓

及正後尚未起墳李相准清即良景冕齋孫也夢有人故曰宗

破雨漏子孫力薄不能修宗中惟甫可成准即見良景孫縣監

長潤出財成墳豎碑

權柱字支卿八歲通經史官監司甲子禍賜死

康伯孫字子韶僊齋外甥官司諫丙午杖流甲子柳洵啓加罪馬宗
暄同日死　弟仲孫安肆於僊齋官判校孫惟善乙巳正人
李宗準字仲匀號慵軒僊齋門人　成宗科能文善畫書以書狀赴
京見驛官壁間以筆墨塗抹驛官招通事詰之答曰書狀能書畫
四不清意而然也驛官首肯之回程至其處張新糊素屏二坐公一書
一畫俱極妙云戊午謫北青路往高山驛書壁中孤忠自許衆不
其于壁上而去監司以聞主以為有怨意鞫殺之
朴漢柱字天支號迂拙子　成宗科獻納戊午杖流甲子被禍
姜謙進弘文至正郎戊午杖流甲子加罪與鄭孫言官其事柳洵啓
處斬○兄大諫泂幷死

成仲淹字彥邦号清湖官弘博戊午禍起以金朋孫史草欲編宰録決栻
村處尋與李初學卞亨良雇叔漢且謝陵逢稱後傳處
茂豐正拙字百源号鷗鷺主人又号西湖主人　大宋玄孫結構西湖長林漁
艇拓宅不羈有晉時風流常自刺漁艇盤諸人騷客秋江之王孫解刺舟
是也甲子禍函公子徒其父孝山君謨天自君一時就戮師友録曰茂豐解音
律極其妙全參判鈞閣琴殺數日改如宮中牧丹欄樓
朱溪君深源字伯潤号醒狂又默齋孝寧大君曾孫也非但解理兼能詩
一犂春雨杏花飛處處人耕白水間獨立蒼茫江海外不勝惆悵望三山
林亭陰陰溪石盤池邊逕縈迴處洞門掩掩晴香滿自是現道知林下有殘
花論妣夫任士洪失祖文之志被謫後宗親科擢第一賜階二品昏朝坐

洪諳殺之二子幼寧幼集亦被禍 中宗朝贈封君旌閭

鄭儔仁官牧使面如玉議論不苟為典翰端午帖詩曰宮人角黍補幌幄

主上即生一點譏主怒曰刺我信傳苛虐自負達曰人臣進戒非譏議也主

怍日然則愛我也命陞堂上後受濟州牧李自足助執馬不得逞以逆命誅

之

李自華驪山人性至孝為 成宗服喪三年 王初賜棹旌閭至是以詭行

金鞠借曰為君服喪非為要名忌科君父一體耳從容就死

金處善宦官也譏常須錢曰處善每規諫主積忿未發常於宮中

自作容戲荒淫無度處善諫後入曰今日吾必死入而極言曰老奴連

事四朝古今無如君主所為者主大怒持滿矢中脇處善曰老宦何

敲蒙死但恨君不能久為國主耳又中一矢斷其脚令趨行而曰君亦
絶脚而行乎又斷其舌親自剖腹出腸以纏鋒席令朝野譁言處善
字甲子誠楠是定磯果得中威而考官娘寬壽有處字啓請去之
已上并被禍諸賢
洪彥忠字直卿號寓菴貴達第二子也十七以病親狗賦名於時早登
第歷清顯○龍泉談寂記曰彥忠甲子在囚中抒巳振下其友指衣血
曰條美洪曰比弘文館本所架也弘彥洪同音故也又曰平生為文之害
一至此哉○文匡第三彥邦有女燕山悖脅納為世子嬪文匡不能言見窘
且竄死公兄弟俱謫海島燕山淫虐悖有反正之兆家人紡之月如圭
希剛亦倚之公皆不去也公曰我今長又所重者只有君為臣之義若亡

俞啟是無文又無君也焉可與也未幾拿俞至公行至由答驛自縊
魏詞至鳥嶺已及正公聞之謫匠及正肯擢慶朝被斥人事長坤張
順孫葉彈冠而趨公終不赴另以詩酒自誤不幸早年廢朝守節之
人惟名而已自魏詞曰大明天下日先賢國男子姓借名是字直平
生遠逃取禍是直之故在世州有二嶽終俞其何短言何其長卜于古
驛上茂林之鄉青山在傍滄海在下千林誰過斯野指是徘徊必有
悵然肅鄭希良字淳夫號虛菴燕山元年登第為翰林善陰陽
學自推其命曰君在某子當大貴若在某年當大凶不可言無有
與世言○識聞頗辯曰淳夫性強健能食生果子數斗戊午寅甲
于晨還喪遷艱守墳于高陽當日甲子之和甚于戊午五月初五日步

由久不還家人語之曰但有草廬之處艇在浚河邊溺死江年三十四無
子其妻埋其衣服用之月祀云以旌海手君顧曾壽請物色之主曰狂奴
逃死何用尋為竟絕其影響時宰禍作士林莫刈家藏其草無有
春帖甚山日記條正脈責史料甚急節案子弟於室壁中得史料
以呈賴此以修日記蓋前已知史禍之作而藏之也」有人於妙香山遇
一衲僧自號安乞形貌非俗僧他日尋之無止住處年可長髮為
方士秘訣云加川驛壁題二絶云鳥嶺頹垣失人返夕陽泉山衣為
家客乾坤何處邊又云風雨龔前日文明負此時孤節遊宇宙
婦閑余休詩李眷齊者見之曰此處庵作也院主曰有衲僧過
此書云」誠泉讀宴記日題壁二絶盛之好好事者題去以疑人誰

虛養也凡溺水者必浮出三尺無所見何遺體著岸亦人溺死尤可疑也
但外制未闋嚴顏在堂果於遺世比不可知恐禍將及學負亂倫之罪
姑為門戶計耶皆不可知也○思齋撰言曰卜者金倫少遊香山遇方外
士名李千年莚行得術辭還千年贈詩曰入十山中老三彭已掃除
人間應不夢鶴侍言無鋒雲隔鏡光冷雪窟月影踪誰知無一
星鑑萬代自清虛丁卯春暮取望松竹處士思齋稿又呈丹陵
贈詩曰倫甫一醉是天游簡程江楓悅客留咏來峯高天甚遠青
林亭下地既浮二郎已魂千年李九曲江數萬古流腦海久學之陸
界提丹溪此日淺吉慧星說之嵗思齋書金倫嘗錄李千年五
臂來謁申參判景洗中好卜錄達官四柱番良四柱無存其中

偷見而驚曰此吾師辛未年八字也○逕騎篇曰有一秀才號昌山中老
衲在傍非凡常人往々訂正句讀之訛秀才疑盧菴問甫知易否僧
辭退又向甫當知盧菴乎曰頗知姓名曰盧菴不出可惜僧曰守盧
菴終非孝也逆君命不忠也不孝也不忠何面目復出世乎俄而辭出不
知秀才或云退溪也

鄭鵬字雲程号新堂　成宗朝科目諫○丙辰丁巳錄曰雲程在燕
山朝齊云夢　文廟從服徒僧舍果以成拘爲游運所或云預料
而抵夢也實稱埜杖流請國後召不赴入向之春日入廟有拜常
顧則乃潜星斗舟也金忽驚心無仕宦意右　左相成希顏啓請召
旨有草野耕叟東海釣翁之句强赴召無久留之意障青松在仕

時希穎書來栢寄吝曰栢在高峯頂上寄在民間幹桶太學何以
得之○圍棋錄曰世傳酈書程宸福柳子光素疾公以毒策納褱
送諸曰公之比行恐不免持以自處也公受而藏之公被還子光被謫去
乃以柔蒸還之日前日贈我謫中所須故奉還矣松窩雜記曰鄭
枝理倩前自牧內往老直柳子光氣焰薰天公長親之故雖不齊
向無禮婢子往吩以亟喜寧結其歡嘉畧而送返則解之欲其覺
痛危懼來不係速留於紋衣也公入直峯宸惟令出之大人求使
於子光子夫欲起納采於感縣於知今丘東送之公出直見丑懼向
之夫人直告之公雅意而笑翌日入直之朝買泡作酌僕取我之劫
梦而不為揣且是我之失然迷行盡於耐久準其所用有等本

乘而過之〇年四十六居幾有仙姜報出宮中召坐於五色雲中

臣人皆見之云

李壽字蓍之號順齋判書德裒請　肅宗朝擢第一科超遷

承旨所謂一峯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者也　肅宗丁酉以

承旨因天變枉論丙子獄幽冤無究枉　上大怒搭跽殺數百人擢大

司憲曰憲長須用深嚴人取金帶下之蒋尹地時其權畢祐深言

子在儲位毋不可傳禪為詞　上怒鞫之甚山甲追論為承旨時請

翻　大妃諺書於幽閉狀宣府吏官之罪杖流浮沉十餘年及正

護持金剛般若經以碧酒自隨初以蹤所往去處文字姓氏之片目

為縣監君不介意朱請國勲封仁川君門人以物犒賜滿其冊

于全州勅列邑令勿女色服事適霖雨流連方伯與判書議進美妓
如蘇羽蘭之治陶穀情愛交洽及還別於參禮驛淚迸不敢仰
視向侍童曰此屋何官何年所造答曰某年月日所建名歎曰
人生可憐已作鬼錄汪然淚下人謂春陽醞淚腑○趙城集錄
曰佗顏極諫無由上之人慎焉之如何耳蔡壽在　成廟祖以直
諫名與權擥祐李稷齊至燕山時則含黙與世浮沉而已　公
孫休庵無逸婿金堪金安老李陰崖耔　休庵之祖懶庵齋
抱卧占一句曰孫子夜々讀書不休庵对曰祖父朝々飲酒僅又雪
中抱行曰犬走梅花落対曰鷄行竹葉成
李賢輔永川人字棐中号聾岩燕山辛酉為翰林啓曰史官

誑金恩靜官近榻前主心佛曰何出此言以詔然其言為正言許音
被謫乙丑追咎近前之請不記姓名曰故時檢閱而識面髯者也
後下獄七十日忽被放蓋誤下之也及其以持平呂鯉直不撓人而憫
閔毓以參判退歸壁書歸去來圖構屋數間龍山吾上扁曰愛日
堂退休甚適庭榮春備至審有詩龍壽山前道夜流萬松拜祝
詐昨夢東花二十十載浮霜鬢滿壁宣賜歸去圖全著齋次日堂
幼欲迎歸到臺更歎三逕未荒世事如今直箇成歸去負龍山
滿壁堂
李稷聖字不諱牧隱之孫芸山時為大諫謂大憲洪貴達曰
吾兩人以先朝舊臣職在言官何可坐視危亡而不為一言乎遂

甚洪公上疏累千言皆宮禁秘事悉出大憝汎出手諫官及正復退

子耕号蒨崖

表沿淓字少游号藍溪　咸号科東萊戊午杖流咸陽　子懲直學

姜景叙号尊堂俾齋門人　咸号科重試康旨戊午杖流被遷中

南祖承旨

柳籍字養清号西峰受學於寒暄寒暄被禍年纔弱冠心喪三

年天地卜筮音律書畫各極其妙尤精於易以訓後進春日己卯

士人己卯未盡陞敍陷人事多不從　賢良科尤為其最云

洪裕孫字餘慶号篠叢南陽野吏子官放其後俾齋門人文如

蒂亭詩如如各才挾孔明行類晏倩知禍起學身以終人稱異人

嘗與金時習為方外之交其南秋江遊楓岳題詩絕壁曰生先
檀帝戊辰歲眼及箕王馬韓甞與永郎遊紫府偶醉壽酒下人
間秋江以為仙語年八十求室有處女謂其父曰浩郎得道壽必享
百歲願為賢者妻遂適于浩生子名志性号佛頂山人為世間人
罹辰九十四棄化佛頂七十餘死於丁丑展執○眉叟記言曰罹辰
潔身奇偉以壽終其子志性傳於自家教授千人亦以壽終其子
贊天亦八十自 莊憲王時至 純孝之時二百七十餘年治閱三世
云
安應世字子挺号月窓又鶴鶯主人又烟波釣徒又葛中蓬野人
安貧喜動不求功名能書長於樂府進士年二十八歿

辛未喜晤安亭倜儻好古有氣槩師友歸日寒暄見云謂日

今日台當絶居覓今士氣頹東隅未朝夕禍起如我則禍已迫

冥進退無良請君速直三郎引去棲山斛山下邑潘居拜南孝

温葉為竹林關士文章行謂為一時領袖有寫之詩日男僕掃庭

陽女僕掃堂閑丈夫掃邊塵君不在門楣高臥斗屋下悼我肯

中旅野人非丈夫哉丈夫各自奇又走馬下急援手應人雪際下馬雪

消魔銷石時步驟僕夫問冷暖支又湯佛細果在十里峰山腳

夕陽藏又花枝抻破壁掃被翻舞臂

秀泉副正名負恩字丑中号月湖又嵐谷又雪窓師友歸日三月

偉冠世思陣瘴溉則行路弃之為學先理為詩先格不以徑尊

屋人如寂貧偶然角金大猷遺言盡棄田習欲作僧進肉內不
出不異故田直果稽保金奉判细閑琴嘆曰正如洞邊梅花格○
春帖詩曰细雨和錢架如春馬上口呼詩月書乾牛嘶血所作皆
如此

鳴陽正名賢孫字世昌師友錄曰肆身馬行强於大猷蕭洒出
塵嘉文雅能詩早沒

李清以李世佐緣坐被謫逢迎縣依友移謫身喪累且望差
禍行乞山堂及友正登第楊花南詩酒自誤爭偶誥日人謂凡
流觀使

妻應貞號中和齋母病三年不解帶一日夢天神降庭日明日

有客必醫汝母病三年不癖有少年果知善者以其言試之十五日病
愈後居喪一從家禮冬月釋怪無完肉事旋聞奢依朱子故事
作鄉約月朝講論皆知為善之士 如申徵度朴演權柱姜伯靜皆
是旨也不悅者喧之旨為小學契或指為孝子契有四聖十哲之
譏歟柯不識
高濬字匯之號士書論時政得忌右目是忘匯之盲聾病有詩
日小窗春風靜淸讀挹有餘聲人無一味香看獨看書一日夢文
興請日華髮蒼蒼之歲昔年孤負寂寂之學山前莫言白骨無知識
聞汝吟詩我不眠南秋江序其書
○戊午甲子寬仲書事

中宗丁卯成希顏奏曰戊午史禍士林危惧相戒勿言其時振宦
皆死惟臣與柳子光在耳蓋金宗直儒生時作弔義帝文其義
不知何所指而金馹孫革數行之其罪可誅然此事之祭亦有由
成廟朝李克墩為兵判以成俊為北道節度使俊甚辭克墩子世
徑為拜事其後馹孫李胄輩論之克墩俊怒二人欲中傷之後克
墩監修　成宗實錄見宗直文欲修其事魚世謙曰此文不可盡
信宜於洗史草時并去之不可漏洩也韓致亨尹弼商柳子光等上
達成獄欲并罪宗直門徒而盧思慎為以為爾則恐成漢時
黨錮云云此戊午事大槩也奉教金欽祖鄭忠樑待教李希曾
金璇檢閱[illegible]鏡郎徙集號曰虞夏之史不諱其事曠伯解

商周之史不諱桀紂衛宣鶉奔之醜聖人著之於經　唐宗虞宗
之記史官特書於冊未聞有一人以史事見誅者　成宗親覽弔
義帝文尚不以為嫌者意必有在燕後大臣挾私排忌于光甚
五王大臣尋諸餘黨大進則陰欲藉過而反畢歸於後世罪歸於
先王禍臣於甲子盡殲士流如此甚禍之好為當不厚責及改為史
家筆法從史盡矣請西收其實罰以史事被罪者等皆封贈之
政院兩司繼言之　上　命金宗直金馹孫權五福權景裕李穆
許磐姜謙等并還給家產李克墩追奪官爵尹弼商韓致亨
盧思慎柳子光等賞賜田宅還收後三司請子光竄配〇武臣
教曰戊午諫言之事李宗準請書進呈其事并陳政院啓曰

戊午前縣令李宗準配富寧至端川磨谷驛壁上題宋李
師中贈唐介詩監司李承健馳啓曰宗準與黃豊正摠同
行寫詩于壁上宗準以字直自謗也譏託古意作詩云云 上覽
之教曰今聞宗準及黃豊正之文字死於戊午未知其由今乃見
之此則古人詩也與李宗準自作而出憂之意不可罪也承健之
無狀至此乎啓府臺諫請承健遞奉差之 丁丑命贈金宏
弼鄭汝昌右相宋質副正洚洚贈君爵因從其先祖言也
乙丑時主暴虐甚內行尤淫虐 先王後宮南氏姊姪有累處
之職至於外命婦宴于內庭有姿色者引入禁之婦女之姿能者頗
留宮中亦從者輒召入留宿仍權甚夫判書尹珣妻以宗室女

見幸言洵之資質乃是王八倖西月山大君夫人朴氏年少能美
稱以世子養母置內殿待仍筆墨其衣服用銀鑄圖書拱視妃
嬪且使之見謝朴氏羞愧死則嚴之淑儀嬉敬淺其子要湯呈皆
鳳安君隆背叛之日惰隆已倫天倫其妻令嫁他人後生許通仕路
○娼妓有姿色者入選于內作名稱設典卒果令妓輩裸衣赤體伴
以爲伺之極後淫之○燕山實錄曰豊工稱通州妓女稱運平陞
爲興清運平之選入者稱繼從紅所着稱迎表服所居稱聯芳院
因覺幸也含芳院冒城尉家也雲陽院高安大君第也趨香院甄
城尉第也興清及繼手居之醫仁院興清之擇粘者居之清歡閣
含繡閣縫者居之杜蕩讓清司色裏者居之一城年其芳娙十餘

人護華官供饋補樂署司衣服死則永思宅主神主追思罟
也祭祀畏慢綱妣倍殊難指華妖物之奉順司輸戴儀飼具鷹
坊春馬處日雲廢供待廢試廢四義葉府為寡國龍床命乘良
馬夷女者日來仁後使來少女者甲采青律命大小臣僕皆帶裨
日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虎食者一齋
帶來命碑甚急者謂之追私虎有帶意者輒搏授于虎圖中說
所謂倀虎豈許今爾之說蓋出此也○荀子王制篇曰來青易道
路注來謂挾之請謂使之請衆道路禍患也蓋山來青使不反返
而請圖除禍患哉○異免記事曰異免獻妻姿色美如仙琴具書
來奪而納之主疑之其性很愎不善言談主以為愚忌故未遂殺

先献雀有淮妾善作御琴韓穀亭々引為兵史婢嫉之甚壽永
攀而納之主封淑儀百雀哭向之而其文々病死主怒視之有淮
病未至死宮主怒乃自經死主酒醒日孽哉之○披宮頂錦日薨
山妃悍戾無退規諫而日畫遊幽理淩李時稀淑儀女子四出提尊
莫敢諫何妃虐殺內司曰如聞去官奴植暴高必先殺由是奴不
敢逃燈明師在直持寺々有好補無進之駄于內殿月々言杏園妃
歲末納兩三駄妃日甘々有果歲々貢不貢如值不貢而依數徵則
永為定式有國薦者外貢退營收解生償于數十斤此都之
日代生徵々納徵出矣不忍留之
○華瑞芝臺先是　成西朝後苑生芝一莖九枝謂之瑞芝御石墻

之至是年甚豐其上為荒游歌舞軍旅役輸布民不能堪盡一歲
內衣架再織布成色黑尺短至布要者謂之瑞慈布　是年行積
官葛壽益達新壽白水閣是城事判官者為府民旌表白閣皆
令撤去以成治儺為游宴之所撤移往殿於傳舍至是驗郭聽之
覺之　張姓少時體貌倚頭倚華以倚頭學朝之主幸星州妓一
日　是年西蔡羅獻膳宮中妓見而笑主問之妓曰星州張某體
似倚頭人皆指張為倚頭故晒之主大怒曰張必痛夫速斬以獻
令拿來張行咸昌乞除池岐路有細越路張請于都事曰我平
生見細越路則必中又令見細手岐路由此達則捷徑從此路
都事許之到咸寧宣傳奉命促斬直下尚州審然反正之奇

故徉行罷至夜則已反正矣張晃死人之生死莫敢問數張聞友
正鼓舞而後官頓相○東南雜記曰主肆虐日甚有人以讒書其
惡粘于衢路主搞爲被罪者親逮所爲畫建捕嫌疑之人榜掠
脅嚴且某人毋得習讒文○讀南頭録曰盖山唐吕宣傳官四人
李宗禮全友曾金粹澤及其等入出內所御弓矢令挽之皆射以
力弱不能者乃內禁衛等又使挽之其有不解弓者而能挽止者令
粹澤進酒主飲而並置坐側嘗手口中一人進從失候主遣奉杯
曰此誤吾意欲因是而賞得宗禮曰賞宜矣主曰此當陞堂
上即取中官團綱兒布包于宗禮頭令再進酒宗禮酒傾于席
主怒曰何無禮即驅出之因曰吾與若騎射可乎即於所坐屋子

內上馬場奔馳而還御賜帽戴于椊軍頭上奪其紗帽而戴
之椊軍走馬明月傳音 宗禮儀哉〇華司諫院華任進〻撤章
城四面百里內人家移高陽坡州廣州衿果等邑林木茂盛倉
獄居之為游觀所楊子島豆源甫長請有壁延曙亭慶會樓
明倫堂為隱界所九朝山陵亭為觀場進齋郎不復齋焉
一華部城已廢察畢條律并撤舟楫時引楊花渡水鑿入彰義
門以開朔以明春始役已設都監而及正〇令文武官儒生充
輦夫奪之以行製詩論賞結彩欄手慶會池上日萬世三山自
聖住天達地匿文和通殿下製詩日壯氣仙峰嶂崇青神整
靈鵠應時調摩英岳蓮花臙冷孤鬼幽因議曬息滿闕壯

宴龍舸迴雲樓歌管圓韶遙是非遊翫勞民力都為朝鮮表壽觴蓋鬼
語也孤鬼幽囚譎謫臣豈他日之讖乎又嘗作纔白日時許麈葉畫學
閙遍花鳥覺界平何徒爭喜鴻孫學感欲思忠獻以誠大白重質寬許
會層臺春滿長安以撥擢不啻醉滿閙夜月歸章歛管可重捆稈
官雜記曰淩書仲追吳詩云撤人臺舍挖為亭柔勸俞仁作匾手書
諱元勳屬諫輔之儒皂隸表忠謝萬人壹死一等慈莖舞羅兄祥賜
錦催悃愊欲尋論第胄却於海上暫徘徊　謏聞續錄曰近嶺亭師
輕薄子貼榜街上各於名下題其真凡朝官被人嘲侮者摠三十三人号
詭家榜一時喧傳有詩曰章師新出詭家榜好事真同猾贊闡著諺
可笑多口罕陋拙張元與劉致　字元帝自王皇亮與士禕真名字佶為一 林記事嘲侮士大夫呈猪醫自

金俊孫瀷瓔弟也與李偶柳潤謫湖南見主荒亂日甚謀推戴
中宗傳檄舉師未至而反正其檄略曰嗣王暴虐 文王後宮杖而殺
翁主王孫流而配之戮辱大臣罪忠良斧人之妻禍及枯骨寸斬之刑
碎骨之辟此何等刑也奪人妻妾行淫恣破人廬舍以爲苑囿
先王寢陵盡爲狐兔之場先聖司宇變作熊虎之圃宗室兄弟妻妾
逼些相好三年通喪忍短其制父母忌日無時遷之彝倫斁矣人道
絶矣晉城大君 成宗大王之親子也中外屬望驅策所歸公卿百執
事宜速推戴云 李偶年十七登第官大宮後被盧永孫誣告究
死年三十金駿孫官直學
丙寅九月初二日林元宗成希顔等奉 中宗大王反正初禁中外莫知

所以燕山坐二層備門內召承旨等曰如此太平之時安有他変恐是與清之
夫相為盜耳其亟召政丞華堂以為處置因命李楬叔退溪持綸音開門揭
知朝廷已有所屬遂抽身出門 燕山盧前拖尹謹曾紬衡袖二人佯為迴避而
出閤內諸色人皆出惟後宮娼流相聚號哭聲震於外遂放於喬桐 東閣
雜記曰燕山既廢內人四反內官二飲器一隨從堂上一人領軍衛去燕山紅衣
着笠不帶由南殿門伏地言曰予有大罪特蒙上恩不死乘轎出宣仁門敦義
池間低笠不能一擧護行將沈順徑啓曰一路老倪奔走措視圍籬狹而高不
見日只有一小戶通食從入籬侍女等皆號哭 謏聞瑣錄曰燕山平日忍戾
無憚至是惶怖特甚請知應受刑名大風舟等露艱達擁入縣庭拜平
圍立燕山俯伏流汗不敢仰視反正之日世子王子皆不得全故度其出宮也

愼氏以爲必不得免及至安頓愼妃歎曰恨不其時請于諸帥徙徃遷所矣

移廢妃愼氏于貞淸宮出前世子惶及昌寧大君仁陽平君誠及敦壽門

外軒錄珠鈿妃因甚落顗仁誠敦壽并賜死　長貪胡楪曰燕山旧臣

金公寔祖南公世周及正後家食不出一托青盲一稱痼疾非不知徇夫之

不可事天命之不可違而自守不變亦非孫〻者矣　傳曰前王一朝兄弟一

則君臣今天氣斷寒衣服物膳可馱送十二月以疫殂遣臣不及臨殯無

他詰但曰欲見愼妃云　傳曰厚禮葬傳朝而定墓直大臣議葬用王

子君例傳朝而定墓直不可爲也經筵官柳崇祖則曰大臣之議是矣合

義葬用陵儀別立主許聞　上國情之至禮之盡也柳子光力排之請鞫

治柳元宗以爲不宜在近侍　命遞經筵　命徙愼承善家令廢妃

移居世以嬪禮燕山隨行侍女服喪三年上食朔望百日而至定墓直三人

丙子講官金硫奇遵等徵反燕立後事　上延訪魯山燕山并立後事

竟議不一而罷已今夫人宋氏燕山夫人愼氏生在時官給祭需遣承旨

李自華致祭先是壬申齋也愼氏上言請移葬燕山于楊州海等村許

之　命以王子禮改葬加定墓直　稗官雜記曰燕山朝有諺曰見矣美

盧古仇也甚盧古眨阿盧古時人謂之三合爐古爐古鐵鍋光也大中小

因藏而作謂三合爐古古語畢決之之辭見矣爐古者謂所謂多敗道見

笑於人也仇也甚盧古者謂人有罪行荒亂不淸之謂也敗阿盧古者被

言被毁已成之謂也諺畢而決之以盧古僧語之禮然也乃謂燕山特

道荒亂墜敗已成之業身辛不得見笑於人也又有諺曰無伊歎可首

墨〻盖朴手撅成昌山之第俱在墨寺洞兩人音是請圖案無伊者係
呼尊或告語之辭數字同音於國諱可為凡人相呼名助語之辭呼而告之
親上之意有墨〻者有其策者在墨寺洞也其每顛於五馬南渡之謠
手須時其客冊為孫也哉之謡誠〻可笑民有萬孫者自稱裵手君自首
手韓之賜死時乳媼諱以良家者難顛者仲之我宰陽手君燕山子云〻下吏
瞼治竟生誣誅其客也者謂此客何客也萬也者謂此客即萬孫也此乃
一狂民願何所肉而每見於讖識是知天地間一事一物成毀生沒凡所云謂
莫非前定　東閣雜記曰韓山郡守李若水請魯山燕山並復大臣尹
殷輔啓魯山燕山事不可更議大憲柳仁淑大諫悱居寬等以為若水
緣此取論極為困惱請拿鞫弘文館劾李若水乃得免為魯山燕山立

後乃一事也前後廷議之相皆如此

藍朝

相臣錄

左 鄭佸 人字君會謚恭肅 昌原君有氣節謝佞禮

領 韓致亨 清州人字通之謚贊襄 佐理功臣甲子追禍

左 魚世謙 人字子益謚文貞 靖難功臣

左 李克均 字邦亨克培弟甲子 禍

左 成俊 人字時佐謚明肅 本祖侄甲子禍

左 朴崇質 字仲嘉謚恭敬嘗 孫佯墜馬免禍

領 柳洵之 人字希明号老圃堂 作金陵賦追賜几杖

領 金壽童 字眉叟号壽堂碩弟燕山時表毋 短喪及止乞終喪先之表文敬

領 許琛 人字獻之号 謚文貞琮弟

右姜龜孫 人字用休謚肅憲 赴京迯言世憂俱宜背卒

左愼守勤 人字 燕山妃甥 中宗 國舅清國被誅承善子

文衡錄

成俔 人字磬叔号慵齋又虛白堂禮判謚文戴 甲子剖棺 兄侃真逸齋任安齋

金勘 人字子獻 贊成靖國功臣

申用漑 見中宗相目錄

科錄

李穆等三十三人　權弘等十三人

金千齡等廿三人　金克成等十六人

李順等三十三人　宋世琳等十四人

尹殷弼等九人　崔世節等十九人